光緒永嘉縣志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九

藝文志六

集部中 別集下 明下 國朝

思問集 紀遇集（千頃堂書目）

明張純撰

東鄉集一冊（甌東私錄千頃堂書目）

明張純撰（項喬序）東鄉集者予友追江張純氏令東鄉時所集文稿也東鄉新設邑小事繁民窮易為盜官其土者雖能吏日不暇給張子以六事治民民獲上乃有餘力及翰墨如此可不謂難得耶初正德癸酉予與張子及玄谷周子感借邑之諸生二百餘輩進試於提學徐公蕃徐已擬予三人温庠矣時教諭張先生邦彝特請改入永嘉縣庠既而予以己卯周以乙酉張以戊子相繼發科人遂稱教諭眞有鑑衡者顧予貧地

視二子頗後而登科登第覛二子獨先周不蘇張亦不第用科予幸獨躋膴仕予文未獨人而周子之文酷似左傳若今集張子之文不擬於煩障則又酷似庵丁解牛遇大窾郤而游刃自有餘地者要皆發自情性因緣職守關繫理法而不為徒作者予愧矣予愧矣嘉靖已西予由東廣參議將副憲河南而張子由東鄉入覲選迈於蘇聯舟賦詩至淮安分袂未幾予乃以任邛王人驟坐詔獄死且不測張傍徨追逐屬景傷情如集中過天津有感東昌達望徐州感懷七首實皆為予發也張以予子文言室其文手錄一册教之予適又由河南陛東廣參政抵家披對前作不覺涕泣沾衣深幸天主之聖明乃獲得見此集也因令予子梓之且以見張子之饒為東鄉令而不為徒作有如此者雖然抑有本也張子羅山閣老愛姪也羅老炙手可熱之時渠無獻子之家不少作風波於今世宜亦炭緊不人其胸中縛然製雜於牛刀游情於翰墨也因併序之見張子非獨能文之士云

鶴泉集八卷（文瑞樓書目千頃堂書目永嘉王氏錄本）

明王健撰

孫昭序　今之學士大夫竭嘗不貫夫吐辭淵世以彰逖信後也哉往往以情緒文鮮達其本君子無取焉若夫剽竊前人之糟粕以自矜飾究其胸中性然無所得則又其最下者耳吾友鶴泉王子雅工文辭興至即懸輒苦思終日不出戶雖甚寒暑不廢其為儀制時為紳中爭邀致其著作至以能辭避自是雖有不廢蓋其性固有所不厭也然卒以是知名為海內聞人雖然鶴泉豈徒為文人者哉今其文具載集中篇各異趣人各殊贈總其大旨率不說於聖人曾與予辨論良知往復至再時時特出漸見其於陽明先生之學多所發明其作為詩歌音節瀏亮渾然成一家言進之徐迪功何大復之場當不多讓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若鶴泉者謂之達本者非耶今其亡之七年予每悼念之不道數數形於夢寐今刪次其總序為八卷屬方伯蔡山鄭君刻之成歸其本於乃嗣禎祜二子二子泣再拜日辱先生不寡於先人甚大惠也非先人意將若之何予日唯唯否否第藏之家塾以識予不忘之忱仍以備史乘續吾圖乾道之絕學者采焉時嘉靖丙辰冬十一月

侯一元序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詎不信哉或乃曠歲齊軌異地合符神者尸之而不知其所以

然嘉靖丙辰余受官之梁道謁侍御斗城孫公而見鶴
泉王先生之集感而歎之獻者久之曰嗟乎志士哉夫事
未有不竟其志者也故曰志燕而燕志越而越自余髫
時從先大人留都已聞宗伯甌濱翁有令子其季郎鶴
泉子也后六年則鶴泉子果以易學冠畿甸士又十年
試春官對大廷咸上第而余末學亦獲茹連爲同年小
友時從通家大人縱譚六藝揚推今古上下周秦漢魏
江左李唐之際間請王子所安乃王子則獻愛好梁人
空同先生之撰每爲余言史遷杜甫而下最高者空同
子空同子今之遷甫也其意律津然嚮慕範硎之然鶴
泉子故清癯日疲精於揣摩步趨之閉靡間寒暑書夜
其爲人潔廉好修期爲無訴訾人士無賢愚雅俗役役
與交歡一時彼容接者或稱鶴泉子當今金玉追琢君
子也以故名日益起身亦日益瘁無何竟感羸疾以卒
余窮嗟傷之夫士絕甘忍者內支柴柵懷心焦思壹志
墳典豈不欲附離青雲厠足藝文之圃聲施不朽哉而
今轉聘之間影滅響絕不亦痛乎如鶴泉子嘔起海遂
不安一曲慨然思企中州之豪迺其述造溫醇整潔矩
獲自命亦既入室空同之胥如其志矣今沒則未有表著
傳述之者也余念欲振之而未有路蓋後七年而直侍

御公按梁集卒刻於梁敘傳之者又梁人賢豪搢紳也
斯殆亦有神感哉令逝者有知吾知其地下得遊空同
相樂矣雖然鶴泉子非獨文也觀其與侍御公書交相
昜以艮知之學將師陽明遡象山以希周程之緒使天
假之年克見其止則庶幾哉大人之業夫雕蟲篆刻又
曷足稱於聖儒之門哉尋其言以求其志斯重可悲也
巳蓋延州心許帶千金於耶臺巨卿寐感駐丹旐於素
車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斯集之刻也以敦故存友與
厲世風不其邵乎因卒業三數而爲之序二谷山人撰

吳朝鳳序鳴呼此予友光祿少卿鶴泉王子子之遺文
也予何忍讀之而又何忍而不讀之鶴泉子子爲莫逆
交自少有文名每與予論古交辭鑒鑒乎以史漢爲的
若詩則惟宗盛唐餘非所向往視當世作者自李空同
何大復康對山徐迪功數子之外一不入目惜乎天靳
之年未見其止而所遺僅若斯亦可以傳矣予同年侍
御斗城孫子爲刻諸洛中予愧心藏爲而未暇者若夫
風流蘊藉傾動一時即雖酸鹹異視者罔不一見酔心
樂有薰滌則又論世者之所共屬也君子曰斯文也其
有德之言乎督學函峯阮公特進之鄉賢閩者謂足以
風世乃其伯子工部郎中中白君則尤偶儻素有高誼

詩若文率可傳人稱爲二難其二子嘉禎嘉祐又皆純純雅飭敏而能文考祥者謂文定公之有後人昔孔北海寘虎賁於座右尚謂蔡中郎之不七列珠玉鼎鼎出自胸臆者乎秋聲瑟瑟夜光溶溶展卷兀坐爲之潸然出涕者久之嘉靖已未秋八月　國朝孫鏘鳴跋右鶴泉遺集一冊永嘉王健偉純著案孫斗城侍御序當有八卷乃侍御按梁時所刻今佚不見茲從張小磬假得承場王氏家譜中鈔出奏疏三首論一首表三首記贈序二十四首跋一首傳一首碑銘五首行狀一首祭文十首詩九十八首不過三卷之數蓋譜牒所採勢不能多而且編排失次誤脫魯魚紛紛滿目然其文皆與則溫潤不爲浮靡詭僻之詞古詩宗法選體近律亦可與七子抗行雖所傳不多亦足以知金鼎之味矣至論學恪守姚江而不至瀆決志稱爲金玉君子非溢美也故亟錄其副而藏之時同治壬申十月跋於隱泉草堂

應制錄

千頃堂書目

明王健撰

靜修子集（千頃堂書目）張文忠集

明張遜志撰（父孚敬䟦吾兒遜志弗祿命也生奉勑命殁列祀鄉賢及遺文諸奠章南提學御史）聞人君己編傳矣茲惟家庭紀聞內載上以選妃嬪廣儲嗣令公明本奏請公卽於是日夜齋心忽命子姪輩具香燭冠服束帶露禱於天遂寫疏上奏夫紀聞所錄雖非一事以選妃嬪廣儲嗣爲極大今日聖天子嗣續蕃衍國本永固誠吾兒所心願也

鳴玉集一卷（天一閣書目千頃堂書目無卷數）

明張遜業撰松陽徐夢易校幷序

使郢集　甌江集二卷（千頃堂書目）

明張遜業撰侯一元甌江墓表君力學自少則爲初唐詩六朝文賦懷素行草咸酷似

自貴軒稾（乾隆府志）

明項文煥撰

歸有光項思堯文集敘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千卷使余敘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之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彼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於己兩者皆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己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於折楊皇荂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驚鴻集（乾隆府志）

明項文煥撰按（二谷山人近稾）追和項爲齋曲池草堂詩六首末章下注云君有驚鴻集蓋爲齋文煥號也

二鴈山人集（千頃堂書目）

明康從理撰從理任俠能詩與曹子念爲死友子念刻其遺詩（侯一元序）二鴈山人集者詩人康君之所著也蓋鴈蕩山者吾溫名山也而南復有一鴈蕩競爽離立而君乃生其間庸詎偶然哉余早歲則識君余弟舜昭所雖知其長者未知其詩也已君北遊盡友當世豪俊則詩名大起而同里參知王君者尤知君君詩所稱舉火家貧恃晏君者是也君之遊雖多公卿隆隆乎而其貧乃如故不隳其守也所傾蓋輒膠漆賓館有魚而常越吟思歸不忘故也已而竟歸栖永嘉山水間而其詩益精每一篇出詩人爭傳之咸品君第一人方爲君多之而君乃以疾卒年五十八矣士友旣甚痛君

將承君於千載會有吳中曹君者詩人巨擘也正來求
君後之僅數日乃哀哭君而遂刪定其詩為若干卷總
若千首而君之外兄少尹王君者亦詩人也相輿彙力
君不朽之事靈有遣憾乎哉吾知君之目固暝矣暝矣
序曰君之詩高者乃優入盛唐闚域下者亦貴出流輩
是其傳無疑也乃余因君詩而上下於古今詩人之際
大奉其自為言也常合其為人言也常羅三百篇漢魏
皆自為言者也六朝侈靡則為人者之歆豔之也唐以取
士士無不為詩而詩亦多為律者則以人之富貴之也
蓋兩者參半焉而工拙始分矣君生於休明其取士以
經義不以詩而君乃癖詩無穌利之望以詩贊人人輻
轃歸之無不願為君役者而君乃不以牟利竟以窮終
其身故君之於詩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快意嘗前其
孰不為工而工亦安取人憐哉然則詩之本君得之矣
則宜其絕眾流而濟於岸也夫所謂永君於千載者非
名耶名儒者不近雖二氏之學亦無名欲贏君子之所
以能相敝天壤者獨心焉耳故讀君之詩則知君固窮
之心與諸君子斷金如蘭之心是為序萬厤辛巳孟秋

〔胡應麟詩藪〕亟裕卿詩尤長近體七言律閎壯豪麗
勵勵布衣之雄為人爽朗俠烈片言可寄死生兩瑯琊

皆酷重之今尤不易得也温州經籍志曹子念名昌先一字以浙太倉人王世貞甥著有快然閣集十卷見明詩綜及千頃堂書目其所刊裕卿詩今未見傳本

半山藏稾二十卷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

明王叔果撰

茅坤序余同年廣東觀察王公德數稱從兄西華並陽谷風神藻雅當於晉之王逸少唐之白香山無以異者余竊嚮往之數獲締交云巳而西華先生役其子邃國使君光藴遣使函先生詩文稾二十卷屬余序余再拜稽首而誦之颺言曰大較先生澹宕不聳故其發爲詩歌文章之什雖第進士軒冕仕路而其心固已洽然遊於丹山綠水紫芝瑤草之間古所稱物外司馬是也其所首可考見者牛山賦賦之所次湛天地路日月羅巖岫珍臬石輿夫盤桓謝眺清嘯孫登卽其中所臨釀處故其珥筆抽毫所嚮燦然戞金石掉雲霞纏黃鐘鳴大呂令人讀之若將入少室終南之宮而輿甬里綺季相爲揖讓其閒他雜著上下二卷尤爲卓犖倜儻可謂碣石逢烏之邃而輿世之游氛浮埃杳不相及嗟乎茲固當與日月俱遠傳之無斁者

已　瑒賓尹序富貴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美者人
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爲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
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立爭之旦暮之間於
數者偶取一焉而沈頓蹇年蚓刻筋力精巳耗矣追及
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者嘗寡開敏賢智之士饒
姿才廣方畧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爲美
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開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之富貴
所自有矣宮廬服與食飲聲色之奉皆有以過也孰非
天之籠歟既巳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愚有人乎與
者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羸而留鬼神以餘巳得滋
多其損也莫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
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多
才美詞華剽剝今古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
蘇子瞻云揚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揚氏之
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即子瞻亦當引心
自貟奇博不肯捨置千截而下猶未免爲人所窺請才
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剖斯亦多取之報所郡大夫
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裔齋余得以覯焉所
爲詩若文大要性靈發之嚴於矩尺絕無虛華蕩肆之
態非代之爭工於形似者初先生投棄篋中曰吾無意

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爲之工乃不能不爲
之工而身州之以先生也亦日幾不盡秘乃有文言深
於先生之意可銘知文矣先生連代爲貴人世其學登
第四十年居官僅八歲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處蔬
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
之思也郡大夫爲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
爾衆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余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
有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諂後人也□子
光蘊跋先中憲公濟心嗜學不以寢食廢林居長年日
惟析析經傳旁及諸史簡端札記類以赫躡積之累帙
矣所爲詩若文出於酬應紀遇投槀餒中未集也孤閉
請錄公日方今作者如林藻潔咤於海內吾無意於文
何以示人哉孺子且休矣藉令假我歲月得於山中理
故業或稍次而藏之可也卒卒未得閉而公存謝世孤
發遺僅視然不能讀既而感然思日前槀得者多補
綴日且脫之能無逸乎深以權乃手鈔賦二首
詩六百四落久能歲不爲類文二百首次以類合之
凡二十卷十首按編爲類山追歸老日從燕憩蓋
聚精遊神公家食嘗書半之山歸中室因題日半
山藏槀夫於茲山時讀將歸成楊氏之學世於長攜孤

蹇淺寡昧愧紹家聞感竹素之存而抱蓼莪之憾何忍於校錄哉惟公學行不詭先民藉手是編以之丐言於名家庶以識羹牆不朽云爾

西行集二卷（千頃堂書目一作斗城集西行稾無卷數）

明孫昭撰

編茗集（千頃堂書目）

明黃一鵬撰一鵬字文振號南華處士鍾子嘉靖庚子舉人武寧令（侯一元序）編茗集若干卷南華黃子之所製也黃子自其為諸生時即以詩翰擅名吾郡已迺用明經擢第為令江西以儒飾吏詩故不廢也頃之謝事歸益昌其詩又雅好奕則日與其里之詩人奕者為橘中之會靡會而不詩故其詩益多且黃子自少鵠起從鼓篋擢桂牽絲解龜名與實馳桴答景隨人之以詩翰來請者踵相接黃子酬之無倦色其為人穎而實其屬意專確而綿密其為詩也類其為人六義

駢列綺語閒發意在詞先不為虛縠余嘗許其詩如入
岐幽之墟所見皆蠶絲玉粒又如陟崑丘遊琪圖步步
蹏實而希世之實往往而有余目方奕之應接不暇而
黃子顧搗其謙俾差擇之詩不云乎威儀棣棣不可選
也辭謝不獲則為敘而傳之日余迺於今黃子之詩而
益徵夫道術之一也夫人不能無思不能無言詩則
言之精者也古之畢以詩賦則言揚也自變而經義以
來士慮以詩賦妨工常輒不為而躬詩者即往荒於
舉業蓋二業相訕久矣至黃子而兼為之然黃子卒不
廢其明經擢第為吏而政埤焉莫令劇也類以簿牒辨
治否耳何暇及詩而黃子君官時時嘯咏習池峴山之
風黃子優為之詩亦不廢為艮吏宦成來歸則或袁於
氣忿於志黃子內則濯圖樹藝外則應事酬物暇則飲
博歌呼是其於詩逮宜不暇而其多且精適如是即閉
門覃思者有不而而黃子亦不屢其樹藝酬應飲博
歡呼夫左晝方而畫圖人所不能也而黃子常兼能
之何哉誠以其實譬之水焉惟其實有是源也故瀵
之則泉流之則川止之則為沼匯之則為澤疏之而
引之為溝洫奚不可黃故道一而巳矣道術之裂
也人自裂之詩之亡也人自亡之而道自若也是故

觀於黃子之詩者觀其實焉可也

周天錫跋

巳丑之春鄉人有以殘書數種來易穀者而先生諸卷在焉蓋鈔本也巳從錫擕中得先生編茗集方知有刻本云今九月先生之閩孫卓知余采輯鄉先哲之遺逸者乃以先生藏槀見示蓋與余曩所得鈔本原一帙而兩分之第不知何繇散失耳卷中字法端楷塗乙改竄者再先輩用心精細如此因以歸之簡編如昨手澤猶新璧合珠聯似有神物擁護者黃氏子孫永寶哉辛丑十月

玉介園存槀二十卷

千頃堂書目作玉介園集明史藝文志作玉介園槀今從永嘉王氏錄本

明王叔杲撰

門人李化龍序詩緣情之物也三百篇倘矣漢魏而來作者林立人各其體吾獨取於陶韋則以其情之所之異耳彭澤不爲五斗折履飄然引去蘇州鮮食寡欲所至焚香掃地而坐二公者並有橼粃世塵芥視六合之致卽今抽黃對白之士與之分曹而奏雕龍繡虎亦自斐然乃若抒性眞而道要求一言之幾於二公曷可得也以觀於今之作者吾師賜谷王公其庶幾乎公自幼時舉於鄉郎刻意詞賦不上南宮旣久之乃成進士爲夏官郎二千石歷外臺參行省一日致其仕而去嘯咏於木石花竹之間意恬如

也余少爲諸生以舉子業從公天雄郡齋見其一日之間三時酬應三時燕閒每坐晚香堂中蒔菊繞竹嘯傲其旁或引三五童冠授經講業一咏一觴蕭然自遠以爲常既遷去不久竟挂冠歸由是觀之公之用情固自加常人一等矣今觀其詩長言短韻殊其體行役林居殊其時乃清騰閒適脫然於埃壒之外溲道要而抒性眞比於彭澤蘇州有過之無不及也語曰詩可以觀不其信與離然二公獨韻致勝耳功業無闕焉公守吾郡察吏安民與賢造士種種續效至令在閭閻之口其後於炎於閩治兵參藩所至有聲藉甚士林大業未竟人尚惜之於今倚徉林壑行年八十猶有嬰兒之色具三立備五福有古今詞人所不敢望者何論陶韋乃益知公之所爲不朽大矣公有文若千卷淵源理學高雅如其詩弁集之題曰玉介園存槖同門魏懋忠氏屬余校刻輒爲識其大都如此庶幾後之覽者得以論其世云

萬厤已亥春仲　門人魏允貞序

陽谷先生以詩文起歐東若曰王介園存槖則先生自命云先生生庚午辛未間守吾郡其治行如漢良二千石載在口碑今廿餘年矣復獲讀先生存槖其詩興遠而逸調古而雅泉石花木居其大半郎懷鄉贈友諸篇亦颯颯乎招隱之高致

崇德之彝訓也其爲文則尤根據體要雖應酬移檄之
作閎不眞切正大使人讀之忘倦謂可比美歐蘇以視
後華而闔抒者胥壞矣夫先生治行在郡行誼在鄉而
詩文復如此三不朽不全得之乎貞兄弟從先生久郎
智不足以知先生亦不至阿其所好因序而傳之　自
序余弱齡好吟甫弱冠與兄姪輩讀書山中故多山中
之作時方治經生業惟對景適與不暇求工也及壯游
金陵與一時作者相賡咏始稍稍屬意故稾中惟金陵
諸作稍可觀既濫仕籍宰邑治郡日與俗吏對則詩又悉
罷去矣閒於游覽答贈輒復一作積數十年所存詩文
槀成數帙治兵吳中時王長公元善爲序之欲余付梓
余恐貽笑大方收之一篋置書室中甲午除夕饋回祿
倉皇不及持出悉付煨燼一僕少掌書記閒以所草詩
槀蓄之家偶檢得之兒輩復纂爲成帙僅存十之二三
聶余守魏博時與南樂魏氏諸昆投文字知今長君中
丞撫晉陽以所刻詩草并仲子詩見寄且索余遺稾日
子雲太立可能付矣邑否余重違中丞雅意命兒輩錄
寄覽之僅可覆醬瓿耳萬麻丙申秋日書　子光美書
後先參知公爲諸生時偕伯叔西華公讀書大羅山中
討論之暇不廢咏歌洞壑探奇塡虒迭奏稍稍累成卷

及成進士歷數仕路者若干年而撰結日積始令吳中入為武部郎出守魏博所至興學拳俊彥而躬課其藝文公餘則與客吟嘯忘其身之在官也及治兵三吳時牘櫞旁午公左右籌畫緯有游刃時拉高勝之士品泉闕芳命賜採韻江左傳為美談無何以議漕事迮當路意遂飄然投傳歸公素志山水日惟徜徉華盡陽湖園墅閒與二三知契攬勝賦詩餘二十稔懷況不滅疇昔蓋公夙抱經濟略恒不勝其高蹈沖夷之趣而意旨所屬率本之自得而歸之實用故於文辭不事菁藻乃當代宗匠亦或許為一家言萬厤歲不肖孤美懼其久而逸也乃次為集詩以歲編文曰叙曰記曰傳曰尺牘曰志銘誄辭曰雜著類凡如于卷往乞弁山王先生為之序因請公欲錄之公笑曰是予徹帚無足當作者不已諸尋不戒盡付煨燼越六年公春秋八十有四矣不肖復從掌記檢收遺槀得十之四五復請於公公首領曰無已則付之梓人以藏家塾可耳輯未成而公遴疾捐館賓客於乎痛忍言哉痛忍言哉孤稚魯寡昧無足以光融先德書不云乎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是則孤之罪也用是大懼乃於苦次茹哀棲葺始就布褒敢欽淚敬書諸末簡萬厤二十九年辛丑秋日書

芸窗雜著（東甌詩存）

明朱玉撰玉字必聘嘉靖乙卯舉人太平令

賓暘稾（乾隆府志）

明朱體信撰

宜暘四六　東越手柬（千頃堂書目）

明張鳴鸞撰

鉤元集（東甌詩存乾隆府志鉤作鈎誤）

明張鳴鶴撰鳴鶴字仲皐純仲子嘉靖例貢任淇縣丞

稾城稾（乾隆府志）

明朱廷諡撰

青山集（東甌詩存）

明婁恪撰嘉靖歲貢太倉州訓導

簡淡集（乾隆府志）

明王應辰撰

正情集三卷（千頃堂書目）

明王應辰撰（乾隆府志）（甌中紀逸）王貢士所著正情集古樸雅素但邊幅稍窘諸名詩家甚重之門庭蕭索有名士風

浦東集（千頃堂書目）（乾隆府志）

明王一夔撰（雍正通志）（乾隆縣志）並題王一鵬誤

歸田稾　見聞祿著（二谷山人近稾）

明戴賞撰

方樓藂稾（千頃堂書目）

明虞世暘撰

撫松集（千頃堂書目）

明王價撰

古山集（乾隆府志）

明陳玭撰

紫芝館集（東甌詩存）

明劉懋功撰（慎江詩類）邵少文曰劉揮使懋功字忠父恥列武弁寄悰藝苑才頗老蒼古體歌行矯勁有氣

歷池集　雲山集（乾隆府志）

明洪孝先撰

操舟稾一卷（東甌詩存稾作集今從天一閣書目）

明洪孝先撰　樵國曹昌先校

甲乙稾（東甌詩存）

明洪孝先撰（李維楨洪從周詩序不佞初舉進士則張文忠已爲少保方有登等之寵而獨永嘉）

山人洪從周自文忠官太史時相善分庭抗禮饒狂奴故態其時四明余丙仲沈肩吾兩人皆太史與從周倡和嚴重之而不佞以肩吾同館故得從從周遊從周出其詩視不佞不佞曠曠莫知其美也而其里人康裕卿者亦山人負意氣長安學士甚稱其詩不佞遊裕卿較從周稍稔裕卿兄事山人莫敢雁行七何從周還永嘉面不佞外補數年裕卿歿家落子復不振已文忠沒丙仲拜相至一品復沒又十餘年肩吾亦拜相不佞爲外

吏二十餘年不調行年五十始衰而從周猶無恙也門人郝仲輿令永嘉屬問從周動定而從周里人後進方子謙何無咎兩山人者又以仲輿得交不侯談從周狀具悉從周故善詩其書畫復有聲潤筆賣賦金日多家具日饒而齒最長故時五侯七貴之交宰木都拱而少年輩不能如務卿事從周盡禮從周嘿嘿不自得顧屬子謙寄聲不侯爲序其詩日不幸而先朝露後世讀李君敘者卽洪生列傳也意艮可悲己不侯既恨往者不能與從周論詩而從周自還山所著詩益鮮少然其集中於文忠父子三致意焉文忠敗而門生故吏竄姓名絕往來甚者操戈入室而從周不爲諱丙仲雖沒肩吾顯庸末艾不附雜以章聲價而崎嶽慼落可笑如不侯者乃汲汲欲得其言爲重此從周之所爲度越時流也其不合於少年新進困宜從周詩大氏自見其志不必盡與令人古人合而不侯生平所見布衣蒯屢之士以詩重縉紳閒退而筆耕舌織累千金產子孫修其業而息之而身且幾大橐受亭無替如從周者罕矣因爲敍而俾子謙歸之使後之人緣詩以知其人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　案李本盧所作從周詩序未著集名不知卽操舟稾敍否也東甌詩存載黃一鶚有讀洪霍山甲

乙稾有贈詩是霍山詩集又有甲乙稾之目今據補錄

太玉洞齋近草十卷（千頃堂書目作太玉洞齋稾今從大泌山房集）

明王光蘊撰

雁山集一卷（永嘉王氏錄本）

明王光美撰

武陵龍膺鴈山紀遊序永嘉山水率多名勝以王謝稱而鴈山則稱最勝山云不佞將與白鹿社諸子訂游王生季中謂不佞曰鄉丙戌歲業已偕何生游甚奇且出所爲記眎不佞不佞卒業戊鴈山之爲奇及偕劉生忠文何生無咎梁生進文游而益奇季中之所爲文若詩也夫天下之物有與目遇者有與神遇者神與目兩相遇而遇始奇始吾讀季中文毋論氣呑雲物字挾烟霞而其拓落礐崟岩嶢谽㵎如所稱天窗龍湫雙鸞五老及石梁靈峯諸洞恍若置之几席而成臥遊追夫杖策捫蘿凭虛縱目則所應接不暇者悉爲王生涵濡毫楮間描寫殆盡按圖選勝若左券然命酒爲誦季中詩如片月千峯重雲萬壑初落眩冰玉

半灑落蒼烟諸語令人神飛卒難爲和詎不稱奇哉昔李供奉登太華謂恨不攜謝朓驚人句搔首問青天乃吾得季中文若詩以佐勝遊神與目遇目與神遇奇矣奇矣嘻吁山水名勝游者不知何幾而能操觚染翰爲山靈重者十不一二觀焉乃若肆力詞章眈情丘壑右軍康樂並剖竹東嘉而曾不於此中一託跡焉則山靈之不遇也今鴈山得王生以張大其勝王生得鴈山以含咀其華此又兩相遇哉益奇甚矣予游亦有紀與劉何二生各得詩若干亦以是游爲生平一奇王生則其嚙矢也時萬曆己丑秋日

湖上草一卷 乾隆縣志

明王光美撰

何白序余友季中王君刊落游閒紈綺之習而勝情遠寄風藻遐騫豈不翩翩韶令名士哉先大參公治別業於陽湖湖光晶淼雲物蕩滴季中暇則剌艇菰蒲沿逗於烟波沙嶼之際左摩彝鼎右披圖書焚香煮茗儵然人外望者儼之趙孟堅米元章書畫倣日吸其靈爽蕙蓓之氣發爲觚翰合音赴節若抽儲孟諸人祕思儁響也其取境傳情清輝映發又如攬華子岡輞水淪漪與月上下濯濯挹人清泓膚骨

余弱冠交季中時余豪於酒藉以銷其坎壈侘傺酒酣耳熱仰天烏烏矢口放歌纚纚累數十百不得休季中亟規余曰子所不足非才也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所謂屠龍不用不如履豨玉卮壘折盃寶康瓠子盡抑之以嚴於法乎蓋其著論若此余故心折其論每被酒又復汪洋跣盪行意自若也今騷騷齒過壯精銷識進每誠季中湖上詩未嘗不覺我形穢悔其少作比卜一壓溍浦山中去陽湖僅隔一衣帶時時以琴酒相過從靈爽幽勝竊與季中共之倡余和女或可從事於李中嚝昔之規庶幾若裘迪自附右逐取信來世不識季中爲我僂一指否季中篇什倘多茲湖上其一云萬麻壬寅

松鶴齋草一卷

乾隆縣志永嘉王氏錄本

明王光美撰

吳光翰序

王子季中闢燕息之齋於居第之右方緗帙牙籤聯牀充棟幾與鄴侯埒齋畔古松數株白鶴一雙境寂趣幽翛然塵外得暇卿展卷而呻吟爲倦則徙倚流盼盤桓於松陰鶴跡間意泊如也王子雅善詩詩凡若干卷題曰松鶴齋草持以視余且屬余序其端序曰心惟靈機竅爲聲詩夫聲從

竅生有待而無待者也不觀之松與鶴乎夫松亭亭秀挺偃蹇扶疎大風撼之則波濤小風和之則笙竽夫鶴俛而飲啄蹁躚而舞引吭長鳴振林木而徹寥廓茲二物非善聲者哉其籟應乎天其響因乎性因應乍息響籟俱無吾知其然夫詩亦若是矣茲集長歌短咏大言小言雖種種不同大都和平澹雅竅於天倪往往寫其自得之趣而清曠絕俗瀟灑不羣洽然戛然之韻若霜晨月夕寒松老鶴互答於空谷九皋之聞豈二者爲之助耶夫王氏世多聞人先參知陽谷先生尤邃於著作趨庭之訓王子之所得深矣由斯以譚其學方益進其於詩也蓋未止也歟時萬厤癸卯

友聲草一卷 乾隆縣志 永嘉王氏錄本

明 王光美 撰

屠隆序夫山響丁丁寄幽情於伐木谷馨馥馥託芳草於握蘭千秋班尹陶陶之詠纏綿九地范張款款之懷況至路隔山陵望白雲而停思目窮烟水覩落月以興悲異域傷離蘇李之詩並駕他鄉惜別元白之詠同聲友聲草者王季中與吳翁晉唱和之什也季中甌郡異材天藻發鴈山之秀翁晉吳

興俊物交瀾匯茗水之源高齋下榻同夢草於西堂勝地盍簪數揚船於北渚登吹臺而懷古恍聽子晉之笙躡太玉而采眞結想容成之室池上觀荷披香風而颯爽湖頭泛月坐空水以澄鮮或晒言齋閣流連桂醑蘭膏或隨喜名藍從倚松寶竹院顧盼成篇競才情於七步咄嗟得句騁捷給於八叉季中則格律森和煦之以清曠翁晉則聲華瀏亮濟之以沈雄妙矣同心之調如奏塤篪居然敵手之碁無分主客勒石崖巔則山靈爭寶沈碑水底則川后知珍者矣季中家有湖山之勝臺樹甲於寰中胸藏琬琰之奇氣韻標於物外余也十年夢寐記■牘而神交一旦參承脫形骸而心賞願保白駒之咏再賡黃鳥之詩

舫齋草一卷 永嘉王氏錄本

明王光美撰

邵建章序

季中王君刻所爲詩若干篇舫齋草其一也乃屬敘於不佞不佞烏足言詩則第請曰夫齋奚以舫稱也季中君之言曰吾晨起窺牖而嘯捩梧而唫環堵咫尺渺然有江翀萬里之想焉故句欄綺疏夫孰非雲驪鬭槃之適華棟藻井夫孰非烟汀露嶼之觀時乎粲燕交舞則檣烏彩鷁之沈浮

也時乎庭鶴相和則菱歌蓮唱之互答也俯檻猶之推逢步屧擬於擊檝吾視地猶水視齋猶舫吾以寄吾趣聊以名吾詩余聞之渠軒而作曰有是哉茲殆所謂陸沈者耶不然何波及其居也徐取其詩讀之觸境而發會意而宜峨峨洋洋豈形象之所能拘而方隅之所能圃哉蓋季中君胸次蕭灑氣度之恬夷世席豐映時多暇裕故其為詩盡洗去半騷抑塞之態令聆之者齒欲粲而眉欲舒銳氣平而機心息夫固擊壤之逸響而滄浪之餘韻也且其寄跡於齋而寓言於舫庶幾哉[illegible]而游支同之字已或謂笠乾氏以山河大地盡屬泡影君豈習聞其說耶若然則齋舫一微塵是草亦綺障耳余曰唯唯否否君不滯於齋不滯於舫而亦不滯於詩故其言曰吾以寄吾趣聊以名吾詩而已即如來自則蓮花貝葉之藏彼何獨不盡廢耶吾固知是草之當存也

白鹿社草一卷 乾隆縣志 永嘉王氏錄本

遊燕草一卷 王氏錄本

趨庭草一卷 乾隆縣志

明王光美撰

赤城草一卷（永嘉王氏錄本）

明王光美撰

吳興吳稱燈序

今春三月予過永嘉為姨母王夫人壽表兄季中驪然道故酒閒出所謂赤城草者見示蓋游天台雁蕩兩山詩也兩山瑰奇秀異雄於震旦天台僅有興公一賦而雁蕩紀載缺然卽康樂好奇當其出守永嘉伐山翦[illegible]雖石門綠嶂小勝皆見諸標詠獨不能竟兩山之勝收之屐底置之筆端他又何論今季中一游而兼兩山且皆有詩一何奇也大都季中之詩才清而思幽格正而調雅屈然不失輞川家法而閒得儲韋之致且性躭泉石無游閒氣故其生平為詩無所不工而於登臨乃有獨致夫名山與名士兩相待者也士非搜奇探勝無以清其胸中嶔奇磊塊之氣山非奇篇俊語無以寫其林巒洞壑奇詭拔異之狀今域中豈乏名山乃霜蒙霧翳於荒蓁斷莽為樵青牧豎所攀踐而不得勝侶一品目亦豈乏名士塵心未冥才媒利祿酬獻則長臨眺則短不然亦能嘯於飛觥騰罰而工為蟯蛾挑寄調詭之語求其深情獨往盡抉山靈之祕而山靈亦不惜抉其祕以畀其口吻如季中之於天台雁蕩者無幾也余時甫從撫歸饒中

攜有北征草季中亦亟請觀第游於酒人雖多悲歌慷慨蕭蕭易水之致而先世累仕多通好勢不能盡謝纓弁車塵飄瞥目精向翳視季中之寓詠山水油然自足余有媿多矣余將焚茲草矣萬厤甲辰

偶然稾　溫州經籍志

明王繼明撰

自敘　余初學時文不能工幸叨一第輒芻狗視之若古文則絕未嘗學也已而奔馳於外十餘年更置筆硯弗事追壬辰丙申疊遭二人大故前從讀禮家居幾七年綠吾鄉寡縉紳文士偶有就予索賭言者則操筆一作或亦爲長牘爲草辭爲襍說大都牽意而談不蹈繩尺不務藻績每奏成一篇其稾或存或毀不復省已亥夏奉命守姑孰束裝戒行於敝篋中存見稾百餘篇廾漫殘缺艱於收拾乃撐其稍工者得十之四五念係一時神情所注不能舍遂載入行李暇時出與墳戴生共覽戴生因請曰斯稾工弗工嗜雲弗敢言然析理挨事頗多中竅且直抒胸臆無少回護雕琢之態觀斯豪亦足以見志矣盡付剞劂貽諸同志以資商確不亦可乎余始弗許既而笑謂曰當世作者握珠抱璞固不乏人然災木覆瓿亦不少矣苟可

用以就正吾奚必藏拙於是仍汰其無當事理者十之三四僅得如干首梓焉以其偶然作之偶然存之而偶然梓之也題曰偶然稾

鍾吾集 荆溪集〔千頃堂書目〕

明陳鳴鳳撰東甌詩存陳鳴鳳號觀溟嘉靖歲貢授荆溪教授

雲屏樓詩〔千頃堂書目〕

明邵倬撰東甌詩存邵倬字必明萬厯丙子舉人任金鄉教諭

識匡齋文集〔千頃堂書目〕

明劉康祉撰康祉字以吉

劉幼安集乾隆府志

明劉康祉撰康祉字幼安

松臺山房集千頃堂書目

明張天麟撰

王太僕集乾隆縣志無集名據序稱太僕僕王公當為王太僕集

明王瑞栴撰李光春序夫士之能援當時垂後世者莫有深沈貞毅之守臨事有燭幾應變之能此蓋氣運之所鍾豈特一鄉一國之光已哉吾甌代產偉人若宋若元誌於乘者彬彬矣至明而指蓋不勝屈理學節義功業文章嶙峋接踵最後而太僕王公以起公之前顯於宋者若儒志先生倡理學於濂洛之先從祀聖廟與天壤不敝遞傳而上柱國諱聖修撰諱益大理宗朝上平寇十策亦既煌煌前史有諱淵者登明洪武三年進士亦以理學著公生為殿罰公諱約之子世修令德當篤

降之始霞岡公已有厥祥取名瑞梅負英姿爲秀才時輙以天下自任天啟甲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初授江南蘇州司李吳爲十四郡之首最難理賦重役煩好宕者射其徭賦於平民貴戚家之黠奴狎客素爲民病俗好訟譎誦張不可究詰公至有要津弟不法如法治之由是勢豪咸慴服會有漕兌之役部使鹽稅藉手於公以觀成公家廉正奉下漕卒毋得厲里民里民不致稽漕兌歲省無名費三萬由是漕里皆感服漕院勒其法於石以永爲令尋吳淞悍卒數萬脫巾大譁當事者難之公匹馬往諭遂散去由是才略遠振漕撫各院皆委重焉司李雖專刑名而錢穀諸務鮮不藉其稽核有重牘及他郡疑難事悉屬之案牘集公發無留行且於讞決暇閒輙課士拔其尤如蔣棻時敏歸啟先宋學洙丁卯分其取士如士張士楚陶開虞張來華廷獻一時名彥多出門理吳如張溥載臺剡數十薦爲忌者投劾歸吳之八轅號泣如失怙捌去思祠未久而朝廷聞其賢起公理河防公一以理吳者理瀛朔年擢水部尋調武選上疏陳集民心任賢良勤政事選將才練營伍修屯田厲甲兵嚴紀律儲芻糧募士著等十一事轉職方郎凡關塞之堅瑕士馬之強弱將吏之能否皆熟籌深計以贊大

司馬之政一一有所建明至崇禎十年楚地告急以公
備兵鄖襄時張獻忠猖獗公募兵繕餉誓必殲賊賊屯
穀城乞撫公力言於理院熊文燦謂撫之權惟我操則
可不宜委其權於賊賊以撫愚我我豈可以撫自愚所
言皆洞中機宜態恚以公撓撫局公儼然曰非撓撫實
齊撫也方今楚帥左良玉能辦賊而南漳買一選光化
周上鳳之合四面分防盡勍旅頓兵於穀之近郊示之
以能剿之賊勢懼而降然後心折不敢貳若倉卒受撫
盡勛襄皆賊數民安所容將何以善其後熊不從公預
恐事機一失必至鴟張乃復陳從征歸農解散三策又
不從公頓足曰天下事可知矣適公以太夫人訃徒跣
歸中途猶上兩院牘倦倦謂獻賊逼處心腹急宜隄防
嗟嗟當事者不能從公於共事之日尚肯從公於謝事
之後哉公歸未半載而獻忠叛矣鄖襄破矣全楚危矣
公之言不幸而應矣唐明皇早能從張曲江之說奚至
有天寶之亂哉公居盧不忘國步甲申闖變金陵擁立
以公聲震二楚擬推楚節鉞公力辭授冏寺少卿及唐
晉二藩立召以原官課浙東事例公曰此時追問事例
惟盡我涓埃效西山木石耳追明亡丁亥孟春上元日
公生辰先期囑家人治酒集親朋整冠裳望闕拜畢辭

家廟舉觴酬諮宮已而入內命三嗣君款客少頃不出亟排闥進公顏色如生蓋已解所佩尺組自盡矣公二子俱負才名長家琦飲泣苦塊間無何而卒次家琛放浪屏跡以詩詞著卒齎志以歿今讀公茲集其所以籌軍國之大計慮變於幾先者洵乎識之至深而濟之以才全之以節也然則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非區區此序之所能悉也夫

巡襄存牘 甯菴集選

明王瑞栴撰

李象坤序

嗟夫予讀王太僕巡襄存牘不禁廢書三嘆也天降喪亂因降戡亂之才使人地相值彌患淡災宜矣乃故何弗遂其用扼挐糾軋若僅以深其悲憤痕憂之志亦獨何哉後之人手其遺編幾致憾於造物之不仁而委之於氣數乃其當日甚亂之才之志亦昭然可指則其人原不虛生也生當末造所以見其才者不過如是耳武矦不以綿竹之潰咎漢鼎之自我而淪信國不以崖山之沈憾宋室之及甥而減誓諸欲曙而燦長庚當霜而業梅雩偏以甚其孤覺皎洌之概於兩大間猗歟盛已公以崇禎丙子餘權

曹出領荆襄兵備時獻賊方創於左鎮奔穀城乞撫當
事主其議公獨陳賊應剿與可剿狀邊須兵八千駐襄
號生力軍公趣戰甚力弗聽公日今撫之易耳顧渠於
諸賊中推最點偶創而附人猶之飢鷹斷非耕績關物
失此不剿後必有欲剿不可得者毋謂某言之晚語急
至喑指以請卒不聽乃條解散從征歸農三款議析其
衆移鄖西曠漭地悉格不行公乃卒所屬藉城守鼇士
卒練鄉屯嚴保甲晝夜柴防蓋遂知獻之必變未幾奉
太夫人諱歸不數月荆襄告陷矣夫域中大勢北則關
隴南則襄樊其扼要如人之項脅晉之滅吳也俘漢江
而下德祐幼主亦失襄樊而國覆公以獻之就撫於襄
其璲之則天以獻援我也否則且以襄資獻故旁皇激
烈大聲疾呼詳聲曲喻而總無補於韓贖卒之獻陷荆
襄而闖亦控關隴天降二孽於南北之二阸而明之鐘
簑移矣嗟乎誰實爲之乎公之殉大節炳若星嶽而襄
中力排撫獻一事僨見於遺聞編中因從嗣君繙其遺
牘稍加詮次以語諸後異日讀是編者豈僅想像
公執持之聚而鄖南一段信史亦差備於此矣

明周文頴撰

二東小草（千頃堂書目乾隆府志草作槀）

明周應期撰

留垣草（乾隆府志雍正通志作留垣諫草）

明陳堯言撰（溫州經籍志陳參議留省焚餘奏議類已著錄此書通志作留垣諫草乾隆府志名臣傳又作焚餘草疑留垣草與留省焚餘本係一書記載偶異耳然通志經籍門亦以留省焚餘及留垣諫草並收今姑仍之）

東事剩言一卷續草一卷（千頃堂書目）

明趙士楨撰

濳蓬集（乾隆府志）

明項守祖撰守祖字叔定

曼衍集（乾隆府志）

明項守祖撰

季輿藁（乾隆府志）

明項敬祖撰季輿其字喬孫爲齋子善詩賦詳何白所爲傳

山居藁（寫志藁）

明姚盧煥撰盧煥字龍文（乾隆府志誤作張盧煥）

溫州經籍志姚龍文亦何丹邱詩友汲古堂集有壽姚龍文詩下注云龍文爲壽寧侯西席是龍文嘗爲張鶴齡館客

歌宜室集（汲古堂續集）

明柯榮撰

何白序余少孤露年十六七輒能操筆為詩歌刻燭畢千餘言淋漓自喜所稱畏友者則必歸之茂倩茂倩若旹負絕世之姿天慧夙成時里中諸子集為詩社茂倩閒出一篇奇語輒驚人余每為之心折退然自廢余既自傷士轉輒失職徒託詩酒諠腆以自家適足取識流俗乃為書規切以抵茂倩若謂居今之世不從制科肆業卽屈朱淵雲之才冀以逢世難矣以君之才亦將試詩酒以為豪耶且毋氏在堂廳非祿養無以佳太夫人歡茂倩慄然悟卽下雖覃精時義而義輒工每試冠多士時大梁劉公以侍御史出守東甌雅好士引君為上賓政暇則賦詩為樂嗣晉江陳公寵禮尤異敦請入郡閣命二子北面受經時時為太夫人具甘膬君日有餘晷以十五課經義十三修古文齋部使者與郡守相有撰緒必得君言而後稱善君屢赴棘闈輒罷歸今且貢澤宮駸駸及艾矣乃衰其前後所著詩若文將投劂氏函以示余日昔人有言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使我不矻矻窮年作老傳士庸詎知不與子齊彰並驅角逐中原以割千秋之聲乎曩規

我我能受子之規而不能譽子之望今所就止是子幸爲我我序之子卒業樂府渾質清遒上遡漢魏間記時事綜以古辭居然太上風謠古選清栗倩蔚出入黄初永徽之際純如也歌行近體豪蕩奔放高華巨麗艷句颺風致置之青蓮未易甲乙古賦則滑陸之亞雜著取材既博擒藻特精固已包括衆美力追作者之與余精日鍛七所著不逮茂倩遠甚則退然自廢如故也頃今上闢門攬儁超格用人君抱素蘊入對大廷則金馬石渠之列若取諸寄昔丞孫弘以晚歲遇主而身都卿相刻君年力方壯持梁齒肥茲其時哉若然則余請得爲鄒長倩卒奇書以爲君規竊附古人窮交之誼君爲無毁粟而飯餉故人耶茂倩爲矍然遂錄其語爲引

維寶堂集（千頃堂書目東甌詩存作詩集）

明邵建章撰（何白序余弱冠稱詩竊自幸與吾友邵少文生同時居同里聚首歡暱塵閈也垂五十年少文奪於功令者十三余奪於旅食者亦十三閉賠輒亟索所爲詩一再諷未嘗不氣索歸發吾篋直土苴耳已又恃其勝氣思一當壇坫往往得自奪以濟其孏是則少文夾持之力居多少文少具異質於書無不

讀聲詩之道尤人元解跡其所譔結五言古選匠稱建
安遊賜之什時時陽入顏謝七言歌行若飲馬長城服
鞋從軍流螢詠作足與子安延清分路揚鐵若徵兵行
雙虬歌送余之揄林鴻門蒼麗悲壯杜拾遺岑嘉州兼
長矣諸體各臻妙境尤令人莫可窺瀏顧少文久侶諸
生生長一隱高簡骯勝雅不善游創開少文名欲亟索
少文詩了不可得余屢誠少文龍泉太阿貫斗爛天世
爾茂先誰耶安能必俠異代子雲少文則迫然弗屑也
李太史本竊偶見半石齋棄亟為序其端而傳之少文
絕不以示人蓋其韜耀不炫如此茲少文兩嫂某私以
援梓題日雜竇堂集諸詩具在當知余語不佞矣　劉
康祇邵少文詩存吾友邵少文奇雅特立人也顏然人
中沈思退想日角哦聲一樓欲絕與人不相接接之而
非神契所向雖華體人猶不以接也然無刻膺怒張之
氣一與神投提臂傾倒經史仙佛之肯風騷山水之趣
洞扶靈覗振落吻齒不後斯期艾艾鬚眉襟袂皆餘潤
拂人矣其於詩也亦爾少文成諸生郎厭諸生胸中萬
卷書情銘性冶悉歸之於詩夫古本選律本唐不謂少
文不稟於是而采摭入之肺脈出之語必體事必恨韻
必諧清綺圓猬直至調馴如西子湖中雖非誤渤勁搖

天倪神龍抃搖三山之洶怒而春林朝霽秋月孤懸林鳥一聲水面縠起穠桃縞李荷香桂馥視聽無主兀傲元氣中可仍謂人閒境乎故恆謂少文詩絕似六家選唐詩无咎不謂然也以少文五七言古有直過選體者唐人不能龍也夫合符千古正以其大者耳一二近廼何足以判合圭璋哉无咎首肯少文亦意屢矣噫少夫特立人也今其年踰達夫詩成之日無幾而五十年來操觚之士無不與神交席接者然少文不步趨偕之也其前者競爲歷下婁江之重儓傳爲八代三唐之似而不自卯其性靈少文詩在其中愉笑感歎畢體皆眞不爲乾啼濕哭錯足僞體今也盡背入代三唐之矩郎眞合者亦諱避之而市詼垒罵攘臂以趨少文詩在其中絲諧內叶芳蘭竟體漢官威儀見者喜以泣矣昔景山大雅奮於建安而儉於景龍時變而持操不變故爾少文大雅正如是乎千秋之後有築臺以蒐明詩者必少文卓然自爲一家詩

笙鶴軒詩集 東甌詩存

明王至言撰至言字昭文光蘊子萬厤副榜

笙鶴軒稿著天泌山房集

明王至言撰

李維楨序永嘉王氏闕闕冠雲霄而優者
龍鳳爲昭文文學余見其時義古文辭無
不合作然瓤墨士流猶可庶幾至於穰著則學識過人
遠矣其論人事惜季札不賤兄弟繼立之約病卞和獻
王蹤進辱身寺人孟子爲詩自名不欲使人受疑似嫁
禍范少伯爲有道之士淮陰侯訣蒯通邪謀殺歷下已
降卒受險報以反誅平律侯爲救時相未可畫非直信
侯不能知同合郎失定交信友之道諸葛孔明獨以關
出緣與呂蒙相持不爲後繼又失於馬讖美維蓋拔揆
事理不隨人日吻軒輕其論學術則以老子與吾儒相
出入特其憤世疾俗詞或有過而以申韓之刑名蘇張
之禅圖與養生服食家所附會皆失老子初指論王文
成良知之說本於孟于識其體而瞬養息存虛明寂照
書夜如一內外兩忘足以括攝老之元釋之覺而超平
湼槃常樂化形而仙之上士不必諱好名春秋裹敗非
名而何是磨世之術也至於戒忌崇謙美許武之友兄
弟楞伯起以清白史貽子孫范希文義田蘇子瞻還宅
乃其家法世德同符古人所服習殆非一日謂桑國僑

鐵硯志士當如是謂韓昌黎原本六經創以己意扶衰濟弱有功於文事爲大是則昭文所自道而其學識遠過人有由然矣其自敘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欲行者著明之夫昭文年與志俱未艾苟有用我孰是以往耳易之潛龍曰君子學以聚之日可見之行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然而天下文明在焉昭文勗哉潛見可無論已

論草一卷 甌乘補

明王至言撰湯睡菴序 溫州經籍志王昭文笙鶴軒襍著據李本盛敘蓋皆論古之文

甌乘補所載論草疑即襍著之一種今並散佚

之宋山房集 東甌詩在

明劉思祖撰思祖字長孫江西參將 溫州經籍志案何丹邱汲古堂集有送劉長孫都閫之官南昌詩又有送劉長孫將軍守備三江序稱長孫爲劉將軍恒山先生子髫年有異質且

說誦萬言既勝冠襲爵服世官藻思閎贍緯有父風洎從事主衞篆則衞事效主芻粟則漕事效當事薦剡屢上遂擢楚三江守備則長孫蓋詩人而爲武官者亦劉揮使懋功之流亞也

大若山房詩稾（東甌詩存）

明金錫敦撰錫敦字師厚（温州經籍志）金錫敦事跡並無所見東甌詩存錄其詩有送項懋德副使之廣西送劉以吉駕部北上同劉長孫舟宿江心寺時將抵錢唐諸作當爲萬厤天啟間人也

據梧齋集（乾隆府志）

明周一夔撰

半隱齋稾　少南詩草（乾隆府志）

明陳謙壽撰

覆瓿集（東甌詩存）

明林宗志撰宗志字學海萬厤歲貢處州教授

周才甫詩集（溫州經籍志）

明周文美撰文美字才甫號雁川（甌中紀逸康諸卿同時布衣有張昂洪孝先周才甫俱以詩名俱有集）

拙遲集　合缶齋集（湯志槀）

明黃國信撰國信字道元嘗預修萬厤府志（乾隆府志作黃信誤）

豫章寓槀（朱氏譜）

明朱艮鼒撰艮鼒歲貢廷試授楚王府紀善改桃源教諭（案選舉志作艮鼎誤）

珍川詩草　青松亭槀（朱氏譜）

明朱勝撰勝字公譁十二游庠嘉靖乙未拔貢

萃山集東甌詩存乾隆縣志萃作華　半寰集乾隆府志隱逸傳乾隆縣志並作中寰集

明陳應聘撰

無聲弦詩集東甌詩存

明陳立政撰立政字廷益天啟丁卯舉人

餓軀草慎江文徵

明張中美撰中美字汝闇事跡無考陳立政序饑之一字乃彼蒼從膏粱

辭夢外特簡以旌吾輩者非其人不可倖得即得之弗能守也古來善饑者指不勝屈乃若桑牖蓬樞并日而食拔裘帶索拾穗未充以至絕吭禁寒食之烟僵卧閉元日之戶要皆獨立孤往仰副天心後人不悟去之惟恐不速豈知饑者有骨性有器量又有學問足當此數語惟陶處士一人而已吾友張汝闇兄讀其乞食詩饑

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羅然樵筆以爲千秋同志送取
以名其近詩夫汝閒非饑者也而能爲饑荷鑊沼圖抱
甕灌園悠然有山氣夕佳飛鳥與還之意素與同社董
虞雲爲貧賤交及虞雲守濱州馳書見招謂昔我之饑
君也同非我莫有饑君之饑者也今濱之饑我也獨非
君莫有饑我之饑者也汝閭撕簡欣然就道余壯其行
作長句以送之非壯其爲饑所驅也壯其能驅而之饑
也以近所聞太山之傍日脯人肝千里一望青烟斷炊
白骨撑野此何世界而裘埃嚼風遠入鳩鵠之圓抵渤
海未匝月太守以設糜給饑者牖穢染病遂不治百豬
孔結上官之檄如甬如星下走之呼如蚊如蚋能以雙
勞獨萍左支右吾又復崇祝荒原歸槐險道嗟乎虞雲
餕渤海之饑雖爲若敖猾祀也汝閒饑虞雲之饑以視
古素車白馬之誼殆將過焉余愧之余愧之蓋惟其篇
摯堅忍其骨性然疏遠曠爽其氣量然而優閒鎮定其
學問又然非汝闇何敢爲饑所驅饑亦不屑驅之矣若
夫生平癖嗜山水雙屐所經幾半寰宇著有薇席軒游
草何死咎先生亟加稱賞爲敘次其簡首甚詳茲余所
贅論特其自題饑驅一什試觀贈畲諸篇洎哭七友與
泰臺放歌字字血濺使饌玉炊金人讀之不解正使嚶

藜含餕人讀之亦復不解安得起柴桑先生爲誦才華不隱世之句殷勤授我汝闇於以昌大其詩名夯天心偉海內同饑者有所恃以無恐也哉

薇席軒游草〔慎江文徵〕乾隆府志無游字

明張中美撰

南詢槀〔乾隆府志〕

明馬一騰撰

隨緣集〔千頃堂書目〕

明周宗璧撰宗璧崇禎癸酉舉人工部主事

鍾山詩集　墨曜養拙集二十卷〔朱氏譜〕

明朱道魁撰道魁號墨曜郡庠生

劉孝廉集（乾隆府志）文餘（慎江文徵）

明劉士焜撰

自序劉生自言其詩曰此吾文之餘也而吾公車文之餘也夫劉生得已乎哉既肆其才矣而又束之既束其才矣而又不能不肆之如劉生者得已乎哉哀近所作五七言諸體爲一帙名之曰文餘而以小賦數首及他有韻之文附焉

梅花墅集（蒯菴集選）

明劉宗重撰乾隆府志題劉彝伯乃其字也（李象坤序）梅花墅者予友劉受韜嗣君彝伯哀其詩若文而顏之也受韜君湛深經術僅一舉於鄉化去有梅花如我我如梅之句彝伯以還鼎年青其衿不堪賈哈緣領奉母氏屏居荒村梅塢中於是有斯製子讀之冷香寒玉毫不穰穠桃豔李色洵匪梅弗肖也花鄉一記掩前人醉睡兩篇海棠至昌州而香號海棠香國花事如許那得不以鄉名吾老是鄉矣不更覓中山千日酒栩栩作華胥遊也然彝伯年甫弱冠和陶諸詩似太早悟憶予交受韜君時

偶手錄五柳先生泊貧士傳君呵斥謂不祥今則宜然矣彝伯早悟前于十年然實非彝伯應有予向往在十年前今始同彝伯嚼冰雪梅花招折腰令而揖之噫嘻安得起受輸君於芙蓉城一訊梅花眞消息哉

鄒公亮詩集（乾隆府志）

明鄒寅撰乾隆府志寅能詩善奕易白樓中丞講永嘉與之昕夕倡和

安攘三策（乾隆府志）

明孫林撰

越吟草續集（汲古堂何自序）吾黨孫太室先生弱齡治科業負儁

明孫林撰

異聲鴻藻鋒穎之發若可攝千百步之外讀之令人人自廢屢試省棘輒報罷閒有先鳴者咸以前躐去華爲媿爲之扼腕不自得乃先生益發憤於五經外盡紬異書逖典靡所不淹綜融爲古文賦沈雄儁朗淩轢三唐而軼晉魏踰壯賓於王庭流覽上都登高弔

古感事興懷一發於詩及謁選人司鐸於越先生過然
日昔于長上會稽探禹穴或謂得遊之助而況余奄有
大越環百里內長川大谷皆效靈吾几席之下盡有不
足吾所耶及之越郡諸名士橫經談藝暇共相討究委
石匱金簡玉書之藏閱尋吼山蘭亭諸勝皆被之詞章
縱金戛石與干巖萬壑蕘秀爭奇庚午之後以學使者
薦人闔格於博士寘乙榜以先生東箭之勁可渢七札
而貫重鎪乃竟紲於魯縞使歐治神物不賞於風胡夷
先絕代不登於響纂豈非千古之慨哉夫古者攬俊之
門闕萬賢之塗廣士不以一拔名比衡以科目士不錄
斯而登卽才可撲天法必程古固無可而托足也然先
生神凝氣足頓譽驟雅之場爲日既久使之得時而駕
雍容侍從之班頫仰論思之地高文大冊淹不腐毫飛
機勤銘捷可磨盾豈不足以爀藏昌明之代乃淹於
掌故浮沈下寮盜不可惜耶昔君家明復教投山
而相國富公范丕交薦於朝講幄賜緋遂極師儒之選
茲當聖主右文宰執翹材之日盜無泣血相明獨
任其責者乎余姑序其大都且幾幾以族之耳

平對草二卷 花萼樓集草作集今從永嘉王氏孫本從學齋藏鈔本

明王至彪撰至彪字文虎號積石崇禎選貢南平令

周天錫序積石先生所作詩若干卷名曰玄對誌志也余既竟讀則拜手序曰詩詩曷爲宗唐也曰宗其體也唐以詩賦選士舉天下之畸才異智鍼肝劌腎於其中如射之之赴的木之就繩上而朝廟宮庭之什下而邊塞閨閣之吟音必諧句必鍊體格必峻整詞旨必明暢匪是非詩也舍是弗學也宋元毋論宏正間信陽北郡樹騷壇赤幟嗣而七子代興蜚葩振藻之號稱極盛自竟陵出務爲幽深孤峭之調時流靡然從之詩以大變近虞山持論則又俎豆尚楊冕弁劉宋推爲渾融博大卑鄙以下爲不足道華亭又起而非之豈非時屢易而矩矱自尊世選遷而高曾彌甚乎先生之詩前後一準於唐而靈心巧手獨出鑪鞲清遠似錢婉雋似韋描寫情景似摩詰至睠懷宗國悼歎家園又與杜陵天寶諸作同其沈痛蓋思致盡而詩之能事亦於是盡矣議者以攬擷既多酬應亦費閒有字句之累猶之索驥驥於一毛別鶩屬以片羽要不足爲先生病也先生曠才績學富厚無所攖塵坌無所雜俯仰天光湛然自得寄興遙而托志遠豈區區詞章之末足測其涯涘哉西闕之役先生已得

復失乃風塵潦倒垂四十年迄以詩豪海內造物若厄之而實昌之固在此不在彼也溫州經籍志王文虎爲西華副使賜谷參政族孫明季遯跡不仕齎志而終詩多黍離麥秀之感雖選詞屬語不事雕琢而古直悲涼自足覘其志節也

西爽齋集　汲古堂續集

明鄭可貞撰

何白序昔揚子雲稱相如賦神化所至不從人間來一經一緯包括天地則詩與賦顧非過薄千秋淩轢百代綜覈名物求易遊其藩也夫以太白天才神逸猶假林棲十稔下帷覃精而後橫絕當代今人朝事吾伊夕希撰結襞拔唾餘剽剟餖飣輒囂然欲據藝苑之席徒滋自欺而已鄭君可貞石隱陽湖之上閉戶讀書垂二十年銜激羣籍旁攻六書久之腹笥既與意象益融發爲詩文標勝撮奇深詣獨創未嘗以一語寄人籬廡下故文成一家詩具衆體精類鍊新警葱倩幽元當其運思沈摯兀若拘株以雪車冰柱爲清寒以月脇天心爲神巧風期清暢高操幽貞乃與季輿項君雅協隱志遼衡對宇余家亦僅隔數十百武

余每相過可貞必先漉濁醪次擷萊甲相與箕踞長泉睇請言竟日傴僂乎世世外之致余每笑曰此事事可傳人高士逸民第世之良史如蔚宗士安輩耳可貞尤耐居貧環堵晏如羨藜飲糗若終身焉比以金吾鄭次公聘書三至次公爲左司馬昆巖公仲子也淵博善辭令風與可貞有車笠之盟可貞强起一應之趣行以所著題曰西爽齋稟命余曰曹臨淄有言後世誰復相知定吾文者子盍爲我序其大都余曰往太白初至長安賀知章一見絶嘆以謫仙人呼之一日名滿天下君其請俟今之賀監余言無足以爲重君也雖然余曩有成言矣乃追論列於首簡

硯北草 東甌詩存

明王欽彝撰欽彝字予性號蹇翁諸生

一笑集 東甌詩存

明王欽豫撰欽豫字與謙號海野處士欽彝之弟也

坦園詩集（乾隆府志）

明黃宗揚撰

一解集（慎江文徵）

明梅應時撰（自序余爲是集蓋歷三四時乃成云客問曰是奚名余方持螯引滿漫答曰一解一解者陶學士語曰陶閒見蹙故詳問余愧陶故亦詳言也昔余不有松窗半豹青牛心印諸篇乎於身心神髓頗饒詮解今老矣茲集也祇足供燕閒之餘暇銷晷敵睡譬彼飫珍錯者不廢蓼葵云爾豈非所謂一解不如一解者耶而偶名之而確中之遂書爲敘　案以下諸人時代並不可攷）

壺山詩稾（東甌詩存）

明林懋功撰懋功字君凱

抱膝閒咏（東甌詩存乾隆府志作姜應采抱雪閒吟誤）

明姜應杲撰應杲字叔毅

率眞集（湯志稾）

明林會撰

漫游草（乾隆府志）

明陳伯彰撰

敝帚集（乾隆府志）

明王應元撰

霽月軒集（花蕚樓集乾隆府志作詩集）金陵游草（花蕚樓集）

國朝梅調元撰調元字贊臣永嘉五子之首

合山詩集（花蕚樓集東甌詩存作雪菴詩集）

國朝林占春撰占春字梅生永嘉五子之一周天錫林梅生墓誌永嘉以詩名者天啟初則陳子建侯張子明止梅子贊臣余同時則林子梅生王子篤蕃李子穎少林子弱仙家弟炤如而贊臣梅生爲最贊臣體備三唐而一以清真出之華而不靡婉而不匱學者推正始焉則繼贊臣而建騷壇旗鼓者其梅生乎梅生之詩醇雅秀整堅古沈鬱稱名廣而用物宏取資平而原本厚其研深說慮朝誦夕吟蓋五十年於茲宜其韻叶宮商步中繩矩無毫髮遺恨也

花閒集乾隆府志

國朝林占春撰

蓮塘詩稾乾隆府志

國朝邵古帆撰古帆佚其名温州經籍志東甌詩存載胡此齋瑱有贈虎溪古帆邵丈詩徐泉村集亦有秋夜同古帆物先素心諸公翠微院分韻詩古帆蓋明末國初人

吹蘭集（乾隆府志）

國朝陳光前撰

致遠軒集（東甌詩存甌乘補集作選）

國朝包文檀撰

兩雁山人集十二卷（謝天墀先祖坦齋府君行畧）

國朝謝包京撰

列仙咏（乾隆縣志）

國朝謝包京撰

星聚堂集（東甌詩存）

國朝陳邦紀撰

薄游詩稾（花萼樓集）

國朝趙紹鼎撰（周天錫趙雲汾墓誌銘君殁方子廷芬哭之慟君雅慕古文詩歌文宗韓柳詩彷彿長吉玉川所撰著不自珍惜廷芬從其敝篋中輯之而薄游詩稾百十首竟不存）

澹盦居集（乾隆府志）

國朝王乾亨撰

岳心堂集（乾隆府志）

國朝王爾椒撰爾椒字篤蕃號忝生昌祚子永嘉五子之一

塘上草（乾隆府志）

國朝張采齊撰采齊字天根與王爾椒同時

冰壺閣草（乾隆府志）

國朝林健撰健字子強號弱仙永嘉五子之一

湖上草（花萼樓集）

國朝林健撰（周天錫林弱仙墓誌銘君世居永嘉巾子湖九歲能讀書十六入郡庠二十食廩餼聲名噪黌序間晚游西湖著湖上草）

春草詩集（乾隆府志乾隆縣志作梅岳春草堂詩集誤）

國朝楊兆岳撰兆岳字鍾五順治間人

閑圖文稾

國朝楊兆岳撰

泉村集選一卷（東甌詩存作泉村集乾隆府志作泉村詩集今從康熙乙丑刊本）

弟日久序家丞子兄少聰悟生而知學六經

國朝徐凝撰

探百氏刻苦性行與古為徒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好秉高節軒髯營目意無可一世早負詩名能自闢其門戶精神心號既恣其頻仰務礴極奇崛雄險韓放之致觸於山川日星雷雨草木鳥獸之變激昂頓挫發而爲言崢嶸歷落不可名狀曉年窮益奇詩益守措乎末果其志而天奪之壽余思古今人傑遇與不遇有數存焉擬其所存得與少陵長吉輩頡頏上下或不磨滅故向兄之廢麓中出其生平所著商推什以一而付之梓使後世知吾家有抱道苦節能詩得風人之旨者如此卽兄不遇而遇也康熙乙丑仲冬朔日書於一涉園中

李象坤序予嘗與周子懋寵論詩謂不當僅作七律卽七律矣亦不當僅平庸穩貼彷謦咳於五夜漏聲否則盧玉川月蝕詩不應登唐人之席懋寵巔許予言今讀徐子劲發詩益快然於衷也徐于家奇貧遇極艱顧邁絕世姿作配川原溢起懷中揣所著詩而約其婦於背宛轉伏匿山谷中婦竟困躓以病偎香燦玉催苟令懺乃益聲其悲憤於詩以故篇中奇詭恣肆長吉鬼青蓮仙台衍而出讀者舌咋矣夫詩盛於唐耳

非唐可槪詩也奉高晉遵矩矱於高廷禮諸人遂若舍唐無詩舍七律無唐幾令得天獨厚者瀕顧而就束縛稍騁則訶以中晚詆以宋元吾願亟取唐大家全集餌之藥之之正不必遠舉漢魏騷選三百篇矣予持此說要以人各有才既注於詩則當盡其才於詩不當復有所恔令詩與才各餘一分際千載以還有肯盡其才者必將出吾之上則文士之峯頂弗登嗃嘻非周徐二子誰與歸旹康熙戊申重陽前一日 乾隆府志徐凝生平多著作以家貧乏嗣散佚不可勝紀所存者僅得一百五十篇名泉村集雄博研鍊體極蒼老

竹居集 花萼樓集東甌詩存作竹居詩集

國朝王詠撰詠字川子至兗子也 周天錫題詞川子丰神似逸少而詩句又似右丞一種清新秀逸之氣撲人眉宇由其襟懷瀟落絕無人世齷齪腮倨之態故發而為詩如清泉瀉石如秋月映潭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夫清新俊逸成一家言是矣猶非其至曷至乎曰真曰澹曰妙曰玄

閒吟集 東甌詩存

國朝曾鳳翔撰鳳翔字梧生號篤倫子做季子諸生

益齋存稾乾隆府志

國朝翁應春撰

詅癡符乾隆府志誤作蚩冷符今據顏氏家訓正之

國朝翁應春撰乾隆府志翁應春宋詩人靈舒之後博學能文尤長於詩詞著蚩冷符諸體咸備爲劫火煨燼僅餘益齋存稾與靈舒西巖集彙刻一編王思任爲之序

瓶山遺稾花萼樓集乾隆府志作子甑子集

國朝李世瑞撰周天錫李文五墓誌銘文五好學善談論雅負意氣多怪少可唐王王閩手疏千餘言指斥時事擬伏闕上之閩徽盜陷則頓足曰不可爲矣遂取原稾燒之歸而放情篇什順治戊戌貢京師著有甑山遺稾李盜侯序而傳之

花萼樓集（東甌詩存作花萼樓詩文集甌乘補作花萼樓詩稾今從遜學齋藏鈔本）

國朝周天錫撰陸圻序（李象坤序）瞿溪草者予友樗菴盧墓時筆也樗菴至性過人侍中丞公里居十九年中丞堅小樓之節樗菴斡旋門內外事備極艱瘁及奉中丞諱哀毀骨立廬墓三年悲酸辛楚一其精靈神智於先公松楸之閒或登歷荒祠廢墓與村眂野衲訊晉唐舊蹟感慨係之故其詩幽懣悲憤讀之神魂悸慄如淒風楚雨陡集於神叢鬼窟而生其森戟嗟夫詩蓋難言哉夫詩三百篇具在皆忠臣孝子思婦勞人之作故宣尼筆之爲經繼此則湘蘭沅茝忠不忘君焉故曰詩人曰騷客尊所祖也邇之作者何如乎既不根柢忠孝以植其至性而情之所發震蕩流溢如風雲月露之篇金勒玉人之句止多一綺語之障耳故詩無定質也亦無定品也廟必敬墓必哀情傳之也方成珪員成璧境寓焉也樗菴他集天才奔放濤驚浪駛不可方物而茲編獨不然余於此益加珍敬羨樗菴之爲完人也嗟乎慈烏夜哺白兔晝馴今將卽古矣諷蓼莪之詩摘援琴之禮猶若有欒棘之感侵其眉宇者此余序瞿溪草而不禁掩卷三嘆也夫康熙丙午冬日映雪書於

西青之翎菴

半隱齋集（東甌詩存乾隆府縣志並作案）

國朝周天鏡撰天鏡號非臺

甕城草（乾隆府志）

國朝王演霈撰演霈康熙選貢孝化教諭

白石草（乾隆府志）

國朝王演霈撰

羅浮紀勝（花萼樓集乾隆府志作林翰先羅浮紀勝詩集）

國朝林必登撰（周天錫書後昔人謂雒陽園亭興廢覘天下之盛衰顧興廢何常只賒得名園一記）

耳摛辭摛藻雲鬱霞蒸即無問當年玉宇金庭朱樓

碧沼也山川有盡唯文章爲不朽讀翰仙茲編益信

懷瑜集（東甌詩存）

國朝鄭應曾撰應曾字孝先號亦曾康熙歲貢

僅餘稾（乾隆府志）

國朝鄭應曾撰

南竽初集續集（乾隆府志東甌詩存）作南竽集

國朝林兆斗撰（乾隆府志）兆斗制義及古文詞無不淹博精貫著作甚富崑山徐健菴序其詩謂不在大厤下兼工書翰有三絕之稱

謝坦齋集（永嘉謝氏藏鈔本）

國朝謝天埴撰（孫衣言跋）先生名天埴字亦潛永嘉人康熙庚辰進士官終河南杞令陽武令包京之孫也郡志循吏傳稱天埴爲文如行雲流水而不言其有坦齋集包京兩雁山人集及天埴子立輿可自怡

集郡志經籍皆著錄亦無坦齋集子頃以蒐採鄉先輩書徐君苞生貸其友張君處得此本凡詩古文及令杞時宦牘文字都爲一帙末有事實一篇載其在杞政績而邑人去思碑附焉集中文多近俗詩亦未爲深詣而沖和眞樸處乃有似元次山白樂天者所謂行雲流水殆指其詩而言歟然子觀去思碑所志先是治杞者箕斂則有私派征榷則有重耗供官則有行戶行市則有穰稅詞訟則有請託權額則有歎隱公憮然日民瘠矣我不忍踵此以自肥也用是一切禁絕而志亦稱其丁外艱歸卒門下士至不遠數千里來祭然則先生豈欲以詩文名者哉碑又言其祖兩雁以名進士宰陽武多惠政邑人爲立祠五柳集其後復入河南名宦祠而今郡志兩雁顧列義行傳不言其宰陽武事則志乘之所遺者多矣兩雁集自怡集今皆未得見僅於徐君得見此本亦殘蠹損矣因爲擇其雅潔可誦者別爲一編錄而存之先生詩文雖非其至而祖孫先後繼爲循吏有惠澤於民如此則其文字不尤可寶貴也哉此本題日謝坦齋集而去思碑言先生號尋齋皆郡志所未載也同治丁卯二月城南寓廬

嵩菴集（乾隆府志）

國朝張晉岳撰晉岳康熙歲貢乾隆府志題張牧友乃其字也

留燕襍咏續咏（乾隆府志）

國朝陳王綬撰（堯言曾孫也）

小品齋選稾（周綸柯）

國朝李朝賢撰（周綸序攷之鯉魚徑尺非無捨去之思鶴碭一身亦有摧殘之感穗乎不獲歌零落）於齊臣葛以作絲道苦辛於越女去天三百或阻攀援拙地一雙難通姓氏金膏翠羽委蛇咳唾之前和璧隨珠銷落詆訶之下斯皆供人感悼覩彼躊躇者也首愚李氏產自東甌聞於南國小時了了邈矣終童晚歲便便歸然魯殿繁花開樹張華側理之箋嬌鳥啼春陶令閒情之賦謂宜承明早厭相要車笠之盟豈其曲逆長

負不異龍蛇之怨間因好事輒著新篇本號多才還憐敝帚固已名高日下品重雲閒孫綽之賦擲金聲張融之文成玉海未足均茲美麗譬此芳蕤乃系出龍門傳爲模楷鏡添鶴髮無歡娛聊暇日以登樓遂呼朋而命駕吹臺近市邱遲得用應曲之材孤嶼橫江謝客有懷新之語聿從千嶂來步九峯無恙故人歡然握手幾年別賦慰甚加餐僕潦倒風塵遲回泥滓菰蘆伏處身將隱矣焉文蒲柳向衰悲哉秋之爲氣李氏盡繙囊帙頓發芸編目炫七襄似入錦官之肆神清五宅如來雲母之丹別示外篇奩同玉碎集成小品總類珠聯暇則揮麈而談居然理勝驟或據梧以聽正自情移何止叔度當前人消鄙吝嗣宗在座語輒遙深而已哉譬之南威西子自愛新妝碧玉綠珠眞成薄命庶令遺朱剩粉猶豔稱於天涯隙景餘暉尚偷照於人世云爾

仙山集花萼樓集

國朝黃朝珪撰朝珪充若子乾隆府志題黃信侯乃其字也周天錫序詩殆難言哉嘉隆之季單取聲詞而或訾其褻竟陵代起崇攻幽峭而或病其纖近虞山論出

別遠推國初之運融正大斥慶厤於不道太倉又非之迄今未有定也詩殆難言哉夫古詩昉自魏晉近體備自三唐倘流連興會必拾飣餖竊膏滋以自潤摹擬者固失矣若鉤隱索渺論又鬼怪妖蛇豈以性情之正乎信侯黃子之爲詩也其音沖以和其節秀以達軌而不膠鮮而不究辟彼朱絃疏越緯有餘閒又如麈尾玄譚都無俗響繇其持己者貴故外不得而奪之取物者宏故中不得而隘之也異哉黃子深乎詩矣黃子負異姿讀書蔡古作制舉業名噪膠庠間鳳彩鸞章羽儀當世行且歌鹿鳴而厯天保此特其嚆矢耳雖然尤異焉坦閩先生爲詩壇宗匠篇帙流傳學士家奉爲矩矱而芃若滚有兩翁長篇短什掞藻揚葩郎黃子之祖若父若叔也珠聯玉綴聚自一門家乘國書侈爲盛事余序仙山集因及其貽燕之相承塤篪之遞和用志嚮往又以知黃子之沈心厚力卓乎成一家言而非隨風會之升降爲遷流也

燕吟　吳吟　粵吟　甌吟（東甌詩存　永嘉張氏藏鈔本）

國朝張元彪撰

哀思百鳥吟 永嘉張氏藏鈔本

國朝張元彪撰

孫衣言跋張虎文父子詩集後松濤閣詩曰甌吟吳吟燕吟粵吟哀思百鳥吟者凡五種永嘉張元彪虎文著柿園詩二冊不分卷數則虎文子正宰所為也虎文詩有張芸墅王西莊侯夷門諸序跋而正宰詩錢唐袁簡齋為之論定皆有推許語蓋虎文父子當時固以能詩名者矣予考郡志循吏傳言虎文所著尚有家鑑而百鳥吟顧無之柿園集則郡志亦未著錄殆脩志時正宰集尚未出歟張芸墅序稱虎文詩假途漢魏接迹漢唐誠為過譽獨西莊言以性靈勝則近之矣而柿園集予亦恨其詞勝於意蓋於詩皆未為詣極然循吏傳稱元彪父式雷素多病湯藥必躬調以進父患齒血出百治不教元彪呼天請代郎夕而愈及其以拔貢為海康知縣抵官日於城外飲陸公泉賦詩勵志颶風為災元彪請發倉廩及單需銀以賑府持不可元彪奮日必待報可而後賑則我民轉溝壑矣專擅之咎某任之不以累公即賑如法所活數萬人尋以身老乞歸父臥病不解衣帶者彌月父卒哀毀成膈疾然則虎文固孝子而良吏也嗚呼天下文學之士務

自繪飾爲名聲及其施之事爲往往顚倒錯亂而無足觀而汨沒於貨利以自喪其守者皆是也至於門內之行求其誠篤而無憾蓋少矣如虎文之行有本末又何必以文重而其文顧不益重哉張氏永嘉望族而虎文世居郡城松臺里郡選舉志有康熙壬午舉人張元式霈子有乾隆丙辰舉人張元旭甲子舉人張元觀元觀嘗爲國子助教亦能詩有勵齋集王西莊嘗爲之序而今不可見矣虎文於勵齋爲從兄而虎文爲雍正己酉拔貢子正峯副貢正寫拔貢蓋百年以來永嘉正人士能以讀書科第世其家者甚可慕也同治丁卯二月

雪齋詩外集 東甌詩存

國朝蔡宏勳撰

修閒居士集 乾隆府志

國朝何應溥撰應溥字天如

存誠齋集 乾隆府志

國朝王之揮撰案以下三人籍貫未詳疑邑人也姑存俟攷

不孤齋集乾隆府志

國朝丞公亮撰

酣叫集乾隆府志

國朝陳日堯撰

自怡集東甌詩存

國朝王澐孫撰澐孫字長雲詠子

磨玷齋集東甌詩存

國朝梅占魁撰占魁字亦九號溪菴諸生

梧岡集乾隆府志

國朝謝鳳才撰鳳才字聖遷乾隆府學歲貢家貧好學工
詩文

芝軒逸草十二卷寫本

國朝王崇勳撰崇勳號心一永場人雍乾間廩貢

東村遺稾東甌詩存

國朝朱鏡物撰鏡物字鑑凡乾隆歲貢

延綠堂遊仙詩選甌乘補遺乾隆縣志作延祿堂詩集

國朝朱鏡物撰王執玉序陳遇春東甌文存東村先生素有文名明經馬茶圖刻其遺稾小遊仙詩七絕句一百餘首讀之清空一氣皆天籟也

梧野山歌二卷寫本

國朝蔡家挺撰杭世駿爲之序家挺字穎峯號梧野宏勳孫能詩善書畫

依綠園詩草（東甌詩存）

國朝曾儒璋撰儒璋字玉西號瓊圃官刑部郎中甲戌出任與泉永道不數月而卒（曾鏞家瓊圃吟草序詩者發於情者也胃次不同託興亦異古之以詩傳者雖工拙雜陳大率視此故情苟不囿乎俗皆能有以通其意而自鳴以詩而說者輒以爲詩有別腸陋矣余於同族兄瓊圃向以處於遠不獲熟悉其情戊戌夏得見於京邸倒屣相迎下榻對晤豁如也今且十數年矣所以得諸性情者旣眞而遞觀諸倫常政事交游閒者亦深且悉未嘗不歎夫人聰明志署師其意而爲之所謂繩削不煩而自台者蓋其胸次固倜乎遠也而於詩何有耶公退之暇嘗試與擊鉢立韻初不必刻意求工而天機所到雖宗工哲匠不多讓焉余苦不工詩而天假之以窮行將愁其心殤其意緒俾得

以一青瓊發之而瓊圃輒自以其邇年吟草屬鄙言以序之噫詩亦何足以見瓊圃亦何事以詩見今　聖天子親簡舉工特以觀風宣化之任任瓊圃瓊圃誠篤其性情以答揚　休命潤鴻猷以大雅覃粉澤於遐方天下四方知　盛朝文治之隆不必在經帳提衡之職憲府廉明之治不少媿詩人忠厚之風則凡俊髦之絃誦童叟之嬉遊與夫野夫游女之沐浴膏澤咏歌勤苦凡所以和其聲而使之共鳴　國家之盛者彬彬乎皆瓊圃吟草也瓊圃何必詩雖然詩發於情者也昔人誦老圃秋容之句知魏公晩節即此見焉余復瓊圃詩余亦有以知瓊圃之不負　天子使而非直爲宗八光也故於其行也謀所以贈之言者因綴以爲序

〔䮶〕齋集〔王鳴盛松濤閣詩序〕

國朝張元觀撰

柿園詩草一冊〔永嘉張氏藏鈔本〕

國朝張正宰撰正宰元彪子乾隆癸酉府學副貢

春暉吟社詩草

國朝谷廷桂撰廷桂號文舟乾隆舉人所爲制藝名谷文舟稾

夾鏡亭詩草（東甌詩存）

國朝馬世俊撰金甡序世俊字挺秀貢生（東甌詩存）乘補草作集

清輝齋藏稾（東甌詩存）

國朝王涵撰涵字南承號龍川乾隆歲貢

自怡集（乾隆府志）

國朝謝立撰立字與可天埴子詩翰亦韶秀任白水令

橋園集（東甌詩存）

國朝潘青元撰青元字越凡

稻園穫詠詩存東甌

國朝陳之恕撰之恕字道源邑廩生

絳雲亭集志孤嶼

國朝陳之聖撰

隨意消遣集補甌乘

國朝曾立勳撰立勳字銀川號丹橋

峽沼詩草詩存東甌

國朝周京齡撰京齡字靜山邑廩生

柏園詩稾補甌乘

國朝高溥撰溥嘉慶元年丙辰歲貢浦江訓導

硯丁存稾一冊（寫本）

國朝張大鏞撰大鏞字廣聞號硯丁嘉慶時諸生城南虞
師里人

南海集一冊（手稾本）

國朝黃本中撰本中號覺菴嘉慶戊辰以五品服充　冊
封琉球宣詔官詩多言異域風土亦奇觀也

茶話軒詩集二卷（欒清董氏刊本）

國朝陳舜咨撰舜咨號春堤嘉慶辛酉拔貢（門人林啟亨序）昔人云得
一知己可以不恨士之樂有知己也如此然古來才人
著作多湮沒失傳是其平生豈盡無知己哉然則知之

於當時固不如傳之於後世也吾師陳春堤先生少負雋才未冠籍於庠名重一時秋闈屢躓壯歲膺拔萃科遂以明經老當時如阮芸臺劉信芳兩宗師秦小峴朱滄湄李石農三觀察莫不歎賞其詩文李公知之尤深羅致幕中凡譔著必屬商訂陳臬滇南挈之偕行主賓相覛莫逆雖牛奇章之於樊川范石湖之於放翁不是過也越數年睠懷桑梓似裴東歸偕二三老友徜徉松臺華蓋間既而渡江而北講學吾樂梅溪金鼇兩書院東望雁蕩西攬玉虹而簫臺丹霞諸山羅列几案顧而樂之有終焉之志日與門下士把酒賦詩翛然自得人或以抱才不遇惜之坦如也先生工書畫善古文尤長於詩沈酣古籍擷其精英平生懷人感事牢騷不平之概皆於詩發之晚年手寫茶話軒詩文定稾授其壻董茂才福疇福疇好學能文其配陳孺人亦讀書知大義相與保守遺稿兢兢不敢廢墜節衣約食爲剞劂貧雖遘疾彌留時猶以此諄託福疇踰年福疇校詩集竟癯爲兩卷先授之梓余思才如先生又得知己如李公爲之延譽宜可以翔步木天和聲以鳴　國家之盛而竟至終老牖下僅留此數卷遺墨掩閣篋衍中倘無人焉爲之表章更數十年蟫蝕鼠穿烟銷塵滅將不可復問

矣昔昌黎詩文頼李南紀而傳蔡中郎遺書亦由其女文姬誦述以顯於世福疇惓惓於婦翁遺集雖風鶴訛言未嘗中懈覩南紀之從容編輯爲尤難而陳孺人繫念先集臨没不忘方之文姬何多讓焉余既喜先生詩之得傳又念東甌多文學士其間才如先生而不得知己得知己而終不遇者往往而有安得爲之戚友者盡如福疇之用心蒐訪其著述次第刊行俾文人瓌奇光怪之氣不至湮没而不彰此非後死者之責耶濡筆及此爲之悄然敢以諗吾郡之有心文獻者咸豐丙辰三月

果園詩鈔五卷 寫本

國朝項維仁撰維仁號果園

巖霞山房詩存三卷 潘氏刊本

國朝潘壎撰壎號石城歲貢正黃旗官學教習歷署襄垣平魯繁峙石樓知縣

研經堂文集刊本

國朝周衣德撰衣德原名灝字薦農嘉慶舉人道光己亥

自刊其駢儷之文爲此集

五棋一研齋詩鈔六卷永嘉潘氏刊本

國朝潘宗耀撰

仁和胡敬序永嘉當閩浙之要衝控山海之雄勝偲都石門爲之轄區江雁蕩萃其奇蜃樓噓氣而霏霞龍湫噴瀑以垂練此詩境也其俗則邑居隱賑海錯駢蕃方空機紋之勤茹蘆染涑之巧相金色以騰釆茶珠顆而涵腴此詩材也吾友虹橋少長是邦延攬名勝以識與學之博綜境與材之全故其詩能疏瀹性靈屏除緣飾重以舉能邑宰需次河壖挽粟飛翕聲邪許以盈耳垂虹偎月工隄埝以關心與夫春漲桃花秋風瓠子牲空沈馬民且爲魚憫雁戶之流離禱鯨波之安帖莫不即所聞見著爲篇章夫人當間適之時得交游之助相與騁妍抽祕送抱推襟者世多有之若乃宗桷違其用枳棘卑其棲偓傯裝其懷昏墊

接乎目則亦徒攀江柳謂此何堪欲唱渭城委諸不暇
矣而虹橋鏁英聲於金石盪逸氣為雲烟銅鉢敲來唾
壺擊碎擅買讓之偉畧處安仁之末僚借鄭俠之畫圖
成潘閒之題咏境先後其各異材彼此而兼收廉吏可
為故吾猶是若此者豈非謝巖陶宅夙契者深吳謳越
唫舊音無敀風俗葆其萌茂山川蘊其遂幽是用聽鼓
應官雖承拏縣之檄餐霞跂石無媿草堂之靈也乎道
光辛卯仲秋　青田端木國瑚序天地間有無之數在
我目能視口能諷矣乎目不能長視期寓之人之目口
不能長諷期寓之人之口古今人重襲之病不知其何
以然者矣天地不以為有無而我有無於其問墜露飄
風忽焉同迹芳塵委疊誰與扇之虹橋少有雋目長於
言情讀書既富其志斐然不肯以側辭自見雖以余為
谷音之賞而亦難見其篇及乎筵仕江淮職在鞅掌壯
季墨絞時大可為而顧息影長唫處乎不競豈其中有
不自得者耶聞其撤琵之晨齊得喪一死生而獨億春
陰之作登諸篇而後已嘻異矣昔莊周夢為蝴蜨栩栩
然蜨也俄而覺遼遼然周也周耶蝴蜨耶是夢是覺何
知其非春陰也耶齊得喪一死生丈字之不相忘古今
至人一迹以相有無於天地亦可哀夫其仲弟小湄致

其詩若干曰爲點定序之余用以數江橋之逝而以今
之目視口諷寓作者之痛而已道光丁亥秋杪　周衣
德序夫張皇簿領樹作吏之準纜發抒性靈尚緣情之
體製拘拘目論鮮不相妨然而柳惲汀洲風流絕唱萊
公野渡颭舉豪情雖諍訟紛紜而詩筒答響聯事填委
而文墨芬流則以花紅玉白之章寫其目送手揮之趣
詎非雅人之深致粉澤之別才乎此吾友虹橋之詩所
由著也夫其生禀歧疑少耽唫咏登高作賦已裕大夫
之杓遇物能名時增爾雅之注每當陶舟漾月謝展穿
雲覓句鷗邊注思驢背盪滄波於眼底收邱壑於胸中
則有觀海游山諸作及其登拔萃科畢孝廉選翩翩乎
步金門狐玉堂有日矣乃輭紅屢踏弱水頻回靈臺之
舍徒居長安之米何索燕市之酒人易散杜陵之秋輿
頻多被鬼揶揄祇是送人作郡爲他作嫁幾見進士爲
官未嘗不玉碎唾壺銅鼓發鉢則有輦下應酬諸作無
何圯上僑居河壖試吏勉襄疏瀋之策躬效脈胼之勤
千里桃花年年春沉二方瓠于歲歲秋風民何爲而兒
魚戸何脩而聚雁頭如蓬葆悟塵夢兮浮生腸似涫湯
望鄉關兮何處未兒紈問調促河上歌悲登黃樓則蘇
子酬君對白雪則棋花寄友於是有圯上淮壖桃濱諸

集泊乎白下蛩聲丹徒承乏簽行流水牘判清風印牀
啟而芝泥香訟庭閒而草色靜但有悵悵之刃不居菻
菻之名何其卓哉獨是拓落牛生浮沈苦海攝官三月
芟舍甘棠畢殳有掣肘之書皋蘇無醫勞之藥一病不
起絕筆春陰吁其悲矣於是有江千一集夫五離九折
者遭遇之奇也千辟萬灌者鑄冶之力也山水之契雖
鞅掌不以喪其眞竹柏之懷雖脂膏不以易其性以故
裁爲花骨雜以仙心豈必三百而傲五陵千首而輕萬
戶哉德頻年歎逝感彼川流暇日尋思迷諸夢寐慨親
朋之凋喪半是陳人舉屬對之清新喜存舊作相聯花
蓼令弟既撰其遺文自顧榛蕪弁言聊酬乎素諾雅分
六集仿王筠筮仕之編藉慰九泉正法度賞心之作.
自序余幼喜吟啄自筮仕南河後檢存舊作得詩四五
百首己卯歲以憂歸里値隣人不戒於火舊所鈔錄無
一字存者頻年奔走大江南北塵俗殆甚惟以性之所
樂公暇仍不廢此事二十年所積得詩二三百首因附以
舊稾中所記憶者四五首並零聯斷句可續而成者
亦將及五十首綜計得四百餘首余家世居圖之崑
陽聖先高祖於軒前植棵本因已五棵名軒續先君
子徙居城南僅攜先世一研自隨因不忘舊事遂合併

其詞爲五楳一研之齋茲取目自名其集云余時道光丙戌四月中瀚虹橋孺宗耀自識

弟宗瀾跋右五楳一研齋詩六卷先兄虹橋先生遺稾也先生曾於宦遊江左之日手錄成編至丙戌冬疾革時特命家人扶丁彊自握管書春陰一詩附之卷末其結習不忘如此胡亥夏瀾奉稾質之端木鶴田先生藉爲刪定繼又承令書農先生益以弁言數年來屢思梓存乃力有未及今秋以試事寓省始行剞劂兩閱月而蕆事曉自今而後先生詩可無虞散逸矣回憶頻年檢韻淮壖敲聲吳下事猶在目而音塵渺不可追披讀一過不禁潸泗橫集也爰和淚濡墨畧陳顛末以志令原之痛時道光壬辰秋杪

嘯軒小草甌乘補

國朝祝聖源撰甌乘補聖源號嘯軒貧而力學詩宗李義山楊鐵崖工雅有奇致

圖餘小草甌乘補

國朝季觀樂撰觀樂號碧山初名鎮海詳華文漪所爲傳

小東山草堂文鈔一卷（永嘉張氏刊本）

國朝張泰青撰

侯官林則徐序文章之有駢格猶詩之有今體也貌不同而源則一周泰兩漢以來若屈平宋玉李斯鄒陽枚乘司馬相如王褒之屬瓌采奇藻固已由質而日趨於華嗣是而體成於東京沿流於魏晉極盛於六朝三唐至宋乃一變而格稍卑矣偏駢之士高語起衰往往薄駢文為俗不知少陵不廢江河之說蓋指四傑文言之而昌黎作滕王閣記亦謂名列三王之次有榮燿焉此杜韓於文章流別所得者深故其持論宏通若此非若後之人斥斥於駢散體貌間也夫駢散者文之外焉者耳語其精微則必本之以靈心運之以眞氣幹之以風骨而修之以雅詞用能沈博絕麗淵懿茂美斥遠凡近與古文殊途同歸而區區抽黃媲白悅時人耳目者固未足多也永嘉張孟平同年嗜古饕奇出其素蘊發為詞章駢四儷六窮妍極妙於排比發積之中能加以疏宕之氣望之錦綮霞爛而其致淵然以清意不為蔚掩蓋非僅以抽黃媲白為能事者乃復欲然不自足而以所業見質且屬為序序何足以益孟平哉顧聞先輩之健於此事者其持論皆闇與

古文相表裏孟平深造不息底於大成將合東京魏晉
六朝三唐爲一爐之冶淵色古音高格宏情上可以潤
色鴻業銘介邱而勤之燕然下亦可吐納英華發揮性
如詩之有古今體皆出於心聲要爲可傳而已此一編
也非卽大輅之椎輪增冰之積水乎道光元年春正月
福州梁章鉅序夫晉宋麗辭胎乎漢魏韓柳振起不
薄庾徐原其文體異條共斡合軌分涂彥和所謂奇偶
適變不勞經營者也李唐以下離析迺甚青絳蹦本金
翠綴脛伋侈剪裁之工鋌務切合之巧兩宋頹靡遂無
足稱入代哀弱輒因啟誘此則鄭曲雜雅諺訾縣律之
窕楹醜文效施并惜巧笑之容態矣孟平先生枕蔽藝
文顏嫺騁耦元瑜之翳采臺閣孟公之蜚英簡翰植機
之擅能頌讚蔡樊之致美序篇靡不妃青儷白裁霞製
雲鬱若崑鄧諧如藐竹挾伋鋌以超乘游庾徐而丏靈
使覽者眩黜夸飾欲蔑兩宋而方人代荀鄉有言觀人
美辭麗於鬋黻文章今於孟平信之余頗同嗜芠謝能
揆華媿許楊修之定文竊比元晏之斆慕有
悊喤引聊志傾誠云爾道光五年天中節

補棋帖硯齋詩鈔二冊寫本

國朝潘宗瀾撰宗瀾字少湄宗耀弟道光乙酉拔貢

介軒文集十八卷詩鈔十卷文鈔八卷永嘉張氏刊本

國朝張振夔撰

孫衣言序同治丙寅衣言在杭州既爲磬菴張先生銘墓而先生之子碩復以先生所爲介軒文集見寄求爲之序予爲訂定其可否因詳論其辭義之美以示鄉之後進且曰由先生之所作而深求之則可以漸致於古人而無難予豈斯鄉之人哉蓋予於先生之文蓋心焉爾矣昔宋之南渡吾永嘉諸先生之學嘗極盛矣而以文章尤美者曰水心葉氏止齋陳氏止齋之學最深於經而其發爲文章則子長永叔之流也水心之學最深於史而其發爲文章則賈生蘇氏之流也二先生之書令猶具存吾鄉之人能讀其書者鮮矣讀其書而能知其意尤鮮矣至於由止齋而知其可以爲子長永叔由水心而知其可以爲賈生子賸又豈可人人而語之哉蓋鄉曲之士習於所見驟語之以予長永叔賈生蘇氏末免畏其難也引之以水心止齋之爲學將有欣然從之者矣驟語之以水心止齋猶未免畏其難也引之以近時作者如先生之爲文則

必有奮起追之者矣夫文章之妙具於人心而其精深變化之故皆可以學而能也遠望數百載以前而以為不可幾及幸而同生鄉里之間則又以其近而忽之是亦不學而已矣故予於先生之文尤盡必焉而復申其說以為之序使鄉人知讀先生之書而進而不己即可以為水心止齋亦郎可以為子長永叔賈生蘇氏也則永嘉諸儒之盛其將復見於今乎是在勉之而己先生淡於榮利生乎獨嗜讀書故所詰之精如此其歷官行義己具於銘幽之文者茲不具書庚午七月　洪坤跋

永嘉張先生與青田太鶴先生皆先君子莫逆交太鶴以女歸我仲兄威先生亦以長文妻坤曩校刊太鶴詩集有疑義輒以就質先生頗獎勵之今先生歸道山又數年妻弟碩謀刊遺集攜先生所著介軒詩鈔十卷見示坤受而讀之竊謂先生詩固足與太鶴相伯仲而樸茂醇正尤自肖其為人吾里孫琴西方伯亦謂先生古體詩直逼韓杜可決其必傳趣付梓以問世坤向既刻太鶴集以成仲兄之志豈漠覩先生詩而無以慰妻弟願耶剞劂之費夫何敢辭獨念先君子既以兩先生為益友亦冀坤數數請業稍得其豁餘足自立也而坤以下驅之材迄無所就兩先生此不久居人世杳杳儀型

追思若夢欲再聆其謦欬徒於遺編賸墨之中想像萬一而坤亦忽忽殆將老矣茲迺僅以校訂之役附名簡末自幸歟實自愧爾

同治庚午夏五月

梧竹山房存稾 家刊本

國朝陳遇春撰

歸安錢福元序歲丁酉余寓食東甌與同年王君子山交最摯既乃得見鏡帆陳先生蓋與子山爲姻亞而又以道義相師者也先生恬淡而不爲矯廉高潔而不爲孤介余深佩焉然未嘗見其爲文戊戌秋余供職京邸子山乃郵寄先生之文而屬余爲之序余惟文無定則惟眞者傳今試進憂人而陳忻愉之狀寫愁苦之音罕有動其心者而觀赤子之笑啼覩行人之歌泣鮮不情爲之移無他眞不眞之辨也先生謹於鄉愼於官建祠宇聯宗族以其餘飾贄序之觀聽纂前賢之文獻好善孜孜如將弗及迨發而爲文其樸屬微至一其性之清且闢也其整肅嚴毅一其品之堅且卓也其指事類情明白曉暢一其才之踐履諸練而無所窮也其神與古會爽然曠然一其心之澹泊恬率而無所滯也未嘗以雕繪爲工馳騁爲健而世之

務雕繪事馳騁者卒未有以過豈非文之眞者不求以文傳而文自無不傳哉余讀書少又習爲舉子業未嘗肆力於古人之文即不敢附頬逐響修談此事今讀先生之文讀然如接仁人之字稱躡胥平秩然如登長者之堂儀容悉斂以知眞性情之足以感人而秉彝攸好之艮初不以才識之優紬而有異也爰不辭固陋而爲之序并以見子山之傾倒於先生者其推重爲不虛云道光十九年春

溪山吟草一卷 家刊本

國朝陳遇春撰

雁山游草一卷 家刊本

國朝陳遇春撰 自序雁山於天下爲南戒起唐一行開山起諾巨那山諸怪萬狀變幻不測天地化工莫奇於此但僻處海濱人跡罕到雖有奇而秘不可見其中一峯一石一巖一洞一橋一水狀不可指數無在不奇雁山既奇且秘非好奇者不至非好奇之至者不能盡至一日游焉見其奇一月游焉見其奇數月游

焉而愈見其奇雖好奇者數至且不能盡也噫眞所謂奇矣哉永嘉山水若孤嶼華蓋松臺飛霞回鵲大若綠崎山梅雨潭諸奇勝附郡易至皆未有奇如雁山者余不才以郡內得至之山不能盡其奇所至筆墨不能狀徒爲山靈所竊笑也然願以告人之未至者故錄詩若干首爲詠雁山者勸駕云爾

東川存稾一冊　寫本

國朝顏泗源撰泗源號東川邑諸生

翠微山房詩稾八卷　刊本

國朝金璋撰

歸安錢福元序往余客東甌即耳金君左巖之名所著紅花詞名最噪顧弗獲見心常耿耿今年春余同年王君子山詢借入都手一編示余曰此金君左巖之詩也左巖性穎悟讀書目數行下幼隨任涿州矢志下帷寒暑罔間屢試南北闈輒不售後迺以林泉自娛絕意進取嘗憶司馬子長語游天下名山大川東至泰岱南登雁蕩俱極天下之奇境所至輒發諸詩晚年息影蓬門鄉後進質疑問難者踵相接口講

指畫無不當其意而去故其名益爲鄉里重今讀其詩其抒寫性情指陳名教則見其纏緜悱惻之懷爲其附衛往事獨樹偉詞則見其上下千古之識焉若其數游歷之壯觀敘懷人之雅志則又見其見聞之廣氣誼之篤焉然則左峩固不僅以紅花名也雖然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君子之於學也無所苟而已大學之教將迄於天下國家而必始於致知格物又況詩之爲道將以備太史輶軒之採其風俗之湝澆習尚之奢儉胥於是乎在左峩頤產也習知紅花之爲用因爲稽其時辨其地詳其播種之宜取材之法亦足爲用一方之掌故而又以見儒者稽古無論一名一物皆當爲實事求是且其平日博聞强識不憚精詳知與世之沾沾有得塗飾耳目者異矣杜于美所謂讀破萬卷下筆有神其此之謂與故謂左峩不僅以紅花名可也即謂以紅花名亦何不可也爰爲之序并以質世之讀左峩之詩者道光二十年夏

怡園同懷吟草（曾氏刊本）

國朝曾佩雲裔雲撰

招嘲吟（曾氏手稾本）

國朝曾希軺撰希軺字右湘道光乙酉自序

金石聲齋詩存一卷（曾氏刊本）

國朝曾賢撰賢號希堂又號竹史工詩善書

太玉山館今體鈔一卷（曾氏刊本）

國朝曾元琳撰（孫鏘鳴跋）永嘉之曾為吾郡望族其先嘗顯宦往時臺榭花木之勝甲於一方宗族如黨歲時聚會觴咏鼓歌輿服雍容閒雅甚都怳然承平故態也獨子璘曼琴兩君皆窮而工詩子璘天資神悟博極羣書其為詩學李太白黃山谷而汪洋恣肆放乎繩尺之外高才逸氣傲睨一世詩愈富而境愈窮年裁逾五十而死死且無子曼琴則誠篤温克言笑不苟詩不多作而性情眞至如其為人舉道光乙酉拔萃亦無所遇老而授徒於怡園兩君既歿其從父竹史先生檢得遺詩屬余兄琴西選定之子璘之詩幾五六千首

猶有散佚未見者其富如此余兄痛爲删存尚得三四百首近體居十之九曼琴詩既不多又不盡留槀故僅有存者然亦足以傳曼琴矣竹翁將謀鋟版而遽下世哲嗣秋嵋復集貲合刻之而以其尊人所遺詩若數首附焉竹翁留意文獻凡吾郡之善詩書畫者雖殘縑斷簡皆藏弆唯謹况其爲一家之集哉秋嵋善承先志尤可敬也子璘負詩名甚盛余恨不及與之游而曼琴當咸豐三四年閒與余相聚於怡園最久深服其踐履篤實勤學好善無媿於古之賢者詩倘不足爲曼琴重也竹翁父子閒余亦雅修紀羣之好故樂斯刻之成爲題數語於卷端然而俯仰昔游不能無宿草之感矣同治庚午年六月

雩風草堂詩草一卷（曾氏刊本）

國朝曾璒撰（曾艮巖跋）子璘曼琴爲同祖兄弟於余則同高祖兄弟也二人皆工詩而子璘所作尤富子璘既死無子予先子急檢其遺詩以歸歿年爲集蓋子璘所手編也合古今體詩凡五六千首曼琴之詩不盡自留槀先子亦於其卒後捜訪得之故爲數不多咸豐己未季秋瑞安孫琴西先生僑寓城南先子晨夕過從

遂出兩人詩請删定將謀付梓而先子棄不孝去矣良箴懼吾宗文獻凋落而且無以成先人之志也邀集同志合貲鳩工刻既成以先子所遺襍作數首附於後摩挲手澤兼懷昔日花樹之游不覺涙涔涔下矣庚午夏日

卧雲軒吟草十八卷（手稾本）

國朝沈式琳撰式琳號璞人歲貢

知足知不足軒詩存三卷（刊本）

國朝潘銘憲撰

飬雲草堂詩集三卷（手稾本）

國朝黄漢撰

寄鷗館詩稾一卷（手稾本）

國朝張應庚撰

聽秋樓詩草一冊（手稾本）

國朝陳星慶撰

吟香山房詩稾

國朝梅銓撰銓字子衡號鑑亭歲貢工書肄經堂學教有文名

厚田詩稾一冊

國朝朱步墀撰步墀字超之號厚田諸生柟溪人

隨蔭讀書廬存稾（手稾本）

國朝陳承暄撰承暄號堯人道光恩貢

松風館詩鈔（手稾本）

國朝孟錦城撰錦城號劍秋王玉爲之序

玉芝山館詩鈔一冊（手稾本）

國朝陳燧撰

雁遊三百篇　芸墨樓詩文稾（採訪冊）

國朝朱德華撰德華號愚谷永嘉場人廪生天資高邁博通經史書法眞草俱工作詩古文詞援筆立成受知於秦小峴觀察晚年徧遊雁蕩得五七言絕句七律詩各百首名曰雁遊三百篇詩文稾甚富惜遭兵燹無存矣

紅豆山房吟稾（採訪冊）

國朝張湄撰湄號藕塘布衣其祖父俱以武職顯湄工詩善小楷其紅豆山房吟槀被燬無存間有斷句云野廟有牆皆畫馬官亭無柳不藏雅又溪雲乍起捲楊柳山雨欲來啼鷓鴣饒有風致

羅浮山館吟槀冊（採訪）

國朝林增鉤撰增鉤號小竹國學生工詩善畫尤通音律嘗與曾小石周養梅諸詩人結爲鍼鷗山館詩社後家中落猶日夜吟哦不輟槀多散佚社友家間有之

小石詩鈔六卷補編一卷（曾氏刊本）

國朝曾諧撰（孫鏘鳴序吾友小石與余齊年生先後幾兩日故吾二人稱總角交小石家松臺山下有

林亭池沼之勝所謂怡園也余每詣郡未嘗不排闥直入相與賞花觀魚爲樂小石無裘馬游閑之好而獨嗜劇飲少時學爲小詩輒麗雅可誦所藏弆古金石法書名畫文籍願富小石尤善觀書率夜踰丙不臥咸豐初余自粵西歸閩出其所爲無題詩十首端陽坐雨感賦四首見示情詞悱惻余嘉其深得風騷之旨而又怪其當壯盛之歲富文史之娛而乃鬱伊善感侘傺無聊無乃非進德養福之方蓋小石天性肫摯時連歲遭弟妹喪怙恃早失同氣又萎年四十膝下孑然僅一女家事塡委漫無訾省先世豐沃之規日見侵削門戶冷熱異人情翕背隨之是以身世之感百端茫茫交集與寄所至遂不自知其哀怨之極蝕未幾鄰郡寇警挐家浮海歷明越僦寓吳門者一年山川登覽奇勝在胷筆力奔赴詩愈工而境愈窮歸不四三年遂齎志以歿歿又無子吁可慨已小石素彊儳過余性好善樂施予於三族尤有恩自其先世已然此於法當得大年美報而竟如此尤不可解也然使小石酣豢於紈綺之中富厚佚樂終其身亦不過數十寒暑奄然與草木同腐耳孰若使之更涉憂患困無所之乃益勤心於文字以求自見於後古貴人畸士往往出此今雖起小石而問之亦必不

願以此易從也是可無恨於吾小石也已今其女夫葉蓉樓將刻其遺詩屬余編定之刻既成請序於余并以小石葬期告余將謀爲銘幽之文以授其家人而事迹不可得詳乃爲撮其平生大畧及我兩人游好之舊序諸簡端用誌余哀且使後世之有以知我小石也同治庚午十二月

葉璋跋曾小石先生余弟琮之婦翁也先生卒後遺書散亡殆盡余弟從故簏中得先生詩草數帙持歸時曾君秋嵋方謀刻其族人子琳曼琴兩君詩余謂先生之詩過此不刻久且失墜是吾弟之責也乃請於孫渠田學士選定之編爲六卷余又續得數十首增入爲補遺一卷又以鹹鸝詩社唱和之詩附焉合之凡八卷昔謝師厚爲女擇對見黃山谷詩異之曰得婿如是足矣山谷因求之遂從受句法卒爲詩名家吾弟既刻先生之詩尤望其能爲山谷也則先生有知其心不更慰耶

庚午季冬

二十四梅花菴詩存　錄本

國朝張慶生撰慶生號肖石永場高原人例貢生善書工

詩詞屢薦不售

敬業詩集　珍溪褋稾

國朝朱邦澧撰邦澧號蘭汀枏溪人附貢生好善勤學受業於周瀳農投贈詩章有悵望扶輪思大雅締交傾蓋喜吾徒之句年八十卒

昧諫軒吟草一冊（手稾本）

國朝陸瀩溥撰瀩溥字博泉廩貢生候選訓導

素心人存稾（手稾本）

國朝陳體芳撰

閨秀詩附

熊丸集一卷自刊本

國朝女士陳瑞輝撰瑞輝號蕉窗張曾妻秦青母

萼綠華窗遺吟一冊曾氏刊本

國朝女士馬如佩撰如佩號玉珊曾賢妻聰慧有婦德年二十七卒谷廷桂爲之序

留香閣詩集一冊手稾本

國朝女士張鳳慧撰鳳慧號香篘拔貢生應煦妹適秦順生員潘福綸福綸號小易有詩名僑寓郡城衆是書人存者不錄張氏才媛也年逾周甲破格錄之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九終